

# 目 錄

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賴和紀念館簡介	2
從賴和台灣文學營到賴和營/陳萬益董事長	3
看見夾縫者，思索未來之路/周馥儀執行長	4
尋找夾縫者/鄧君婷總召	5
課程表	7
營隊注意事項	8
台東大學知本校區平面圖	10
師資簡介	11
<b>【課程綱要】</b>	
後山歲月：台東人的多元容顏／簡齊儒	15
台東女性新移民生命敘事／傅濟功&台東外配協會	17
「台灣青年」的覺醒：賴和與社會運動／陳萬益	18
與海岸山脈的瑞士人相遇／黃清泰	23
部落參訪：下賓朗部落	24
採集部落的碎片：故事工作坊／董恕明	29
原住民族的歷史書寫：從一個台籍原住民老兵的生命史談起／巴代	35
從都蘭到新幾內亞：被遺忘的高砂義勇軍／蔡政良 (Futuru)	37
讓靈魂回家：從《路有多長》到「高砂的翅膀」／希巨·蘇飛 (Siki Sufin)	42
《路有多長》紀錄片放映與座談／蔡政良、希巨·蘇飛	43
都蘭部落學習日：部落拜訪行前／舒米恩·魯碧 (Suming Rupi)	44
都蘭部落學習日紀錄	45
<b>【課程參考資料】</b>	
戰火浮生—臺灣人去打仗／林世煜	47
我有兵我有馬 老校長守護台東／張菡尹	53
不靠財團、不委屈自己的部落發展 都蘭 Amis 總動員／賴品瑤	55
<b>【營隊成員資料】</b>	
學員名單	58
工作人員名單	61

## 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簡介

1994年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成立，由賴和長孫賴悅顏任第一屆董事長。1995年成立賴和紀念館。館藏有完整之賴和遺物、藏書、字畫、手稿及相關文獻資料，並陸續蒐藏、展示彰化地區作家之手稿文物。賴和文教基金會暨賴和紀念館成立的宗旨即在於秉持賴和精神，發揚台灣文化。爲了讓文化紮根、落實本土教育，幾年來一直持續不斷地積極推動舉辦各類相關活動，希望透過這些文藝活動，能夠讓文學種子回歸到孕育生長的土地上，發芽並且茁壯。讓民眾重新認識台灣的人文之美，重視自己的鄉土，關心社會周遭變動事務，進而對台灣文學、文化有更深入的瞭解，正確的去認識台灣文學中本存的文化美感。

基金會年度重點工作有：頒發賴和醫療服務獎與文學獎；頒發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獎；並積極舉辦各種文學講座與文學活動，計有賴和教師台灣文學營（已舉辦七屆）、賴和高中生台灣文學營（已舉辦四屆）、賴和大專生台灣文學營（已舉辦兩屆）；每年九月至十二月則固定舉行「種子落地系列演講」，對象擴及學生、教師及一般民眾，講題包含在地文學、鄉土文化、環境保育、醫學與人文等，邀請的演講者多爲長期研究相關議題之在地學者專家，希望民眾共同來關心我們的土地、來奉獻力量。近年推動賴和音樂節紀念賴和冥誕，以文學與音樂跨界結合，深耕彰化人文；此外，並推動「賴和文學地景之旅」，培力中部青年學生、彰化市民擔任解說志工，帶領民眾跟著賴和的詩文去散步，認識生活空間的文化資產，重新體會彰化市街的人文風貌，帶動城市深度旅行，以文化打造有遠景的彰化城。此外，基金會亦致力出版優良台灣文學圖書，已出版有《賴和全集》、《賴和手稿影像集》、《種子落地系列叢書》及目前正致力編纂之中的則有《國民文選》系列叢書。2001年，相對於升學主義掛帥，而忽略了台灣人文教育的高中生，基金會舉辦「第一屆全國高中台灣人文獎」鼓勵高中老師指導學生團隊，從事台灣語文和史地的研究，參與競賽，以帶動高中校園自動學習與研究的風氣，爲臺灣文化注入年輕活潑的新思維，因此得極大迴響與肯定。

賴和基金會秉持賴和精神，在廿一世紀的台灣，與所有關心台灣文化的人士共同努力，以振興台灣文化水平爲長遠目標。

## 賴和紀念館

館藏完整之賴和遺物、藏書、字畫、手稿及相關文獻資料，並陸續蒐藏、展示彰化地區作家之手稿文物。【團體參觀 敬請於十日前事先電話預約】

地址 / 彰化市中正路一段 242 號 4 樓 / 電話：04-7241664 / 傳真：04-7271412

E-mail：[lai0ho@ms12.hinet.net](mailto:lai0ho@ms12.hinet.net) 臉書：[www.facebook.com/laiho0528](http://www.facebook.com/laiho0528)

網站：<http://www.laiho.org.tw> 賴和紀念館數位資料庫網址：<http://cls.hs.yzu.edu.tw:88/LAIHE/>

開放時間：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 9 點至 12 點/下午 1 點至 5 點（星期一、日及國定假日休館）

# 從賴和台灣文學營到賴和營

陳萬益

(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

1994年賴和基金會成立，以「在野的立場、抗議的精神、人道的關懷」為宗旨，秉承「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創作與扶持文學的遺志，董事會通過「台灣文學營」，與先行創辦的文藝營隊有所區隔，首屆招生以中小學教師為對象，講習內容以賴和及其同時代作家作品為主；1990年代台灣在解嚴之後面對歷史的禁忌與斷層，日本殖民時期台灣的文學文化在學者的努力下，逐漸出土，也引發各界的興趣與關注，賴和、楊逵、呂赫若等作家的生平與創作成為熱門話題；而營隊以「台灣文學」為名，也打破禁忌，並與同時期學院的台灣文學教研相呼應。

台灣文學營獲得相當成功與迴響，因此，高中生和大專生的營隊也就陸續分別招生，一年中兩個以上的營隊，熱鬧非凡，是基金會成立初期最大盛事。除了散播文學的種子、鼓舞寫作的興趣、促進土地的認同，營隊舉辦數年最值得稱道的成績，可能是在既有的僵化的語文教科書之外，讓年輕人接觸和認識了台灣---這個生養他們的土地，和他們的阿公阿嬤時代生活的現實，以及文學再現的生命歌哭。這些年輕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從營隊認識了台灣，培養了土地的認同和社會關懷，此後成為基金會的志工，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

台灣文學營大概在2000年以後，逐漸盛景不再，營隊本身的活動設計和授課內容當然是主因，台灣文學系所陸續成立和台灣文學館開館等體制內的改革也是重大的現實。「台灣文學」不再是禁忌符號，台灣文學館豐富的典藏和多樣的展覽活動，加上更多人力、物力舉辦的「台灣文學營」，都顯示基金會開辦的營隊已完成它階段性的任務，營隊因此停辦。

營隊停辦了幾年，不少董事總覺可惜，尤其二度政黨輪替和政經社會的鉅大變革，茫然與失落感瀰漫，營隊的理想與熱情希望，再度被召喚！

重新出發的「賴和營」秉承之前對土地與社會的關懷，而不局限於作家和文學文本。在極遽變化的台灣，賴和基金會與所有關心台灣的朋友，將藉營隊的活動共同學習和對話，人文社會的議題都是吾人關心的所在。

# 看見夾縫者，思索未來之路

周馥儀

(賴和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與賴和結緣的起點，是 1999 年大一寒假擔任賴和高中生台灣文學營總召，未曾料想，在基金會停辦賴和營隊八年後，能在 2013 年夏天再出發，在台東、在都蘭；歷經經費拮据的重重困難，在台東大學華語文系、董恕明教授、蔡政良教授、舒米恩 (Suming)、留學生 Eve 與台美鄉親的大力協助下，讓賴和營順利開啓「從台灣文學出發培力文化青年」的理想，十幾位青年學生志工籌辦營隊成行，以「原住民文化與土地倫理」為主題，回應台灣民主倒退的艱困局勢，回應這幾年加劇的開發主義、台灣各地不斷面臨政府與財團聯手掠奪人民家園與田地，我們一同在東台灣的溫厚土地上向原住民學習，厚植青年具歷史縱深的人文思維、激發創意行動，以文化的軟性力量影響更多青年關心社會、起而行動。

有別於去年營隊主題「向山海一樣思考」談土地倫理，今年營隊主題「夾縫者」關注「人」（也許往後可這樣輪替），從「土地」到「人」來自都蘭部落一段歷史。去年營隊結束後，和幾位志工伙伴留在都蘭小旅行，跟著夙崢訪問希巨·蘇飛 (Siki Sufin) 談「路有多長」一連串藝術計畫、參與湯湘竹導演的紀錄片、自力挖掘半世紀前阿美族在國共內戰時被徵調去中國作戰的歷史，那般深刻的內部觀點，啓發我思考隔年賴和營的主題，結合巴代《走過》的歷史小說書寫進行規劃，接著，又看到希巨·蘇飛 (Siki Sufin) 和蔡政良教授啓程前往新幾內亞，進行「靈魂的翅膀」藝術計畫，撫慰七十多年前戰死在南洋卻被遺忘的高砂義勇軍，召喚他們回到部落，成為祖靈。台籍兵、高砂義勇軍，反映了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為不同政權作戰的悲愴歷史，照應出台灣身處帝國夾縫的殖民身世，而台東多元族群的歷史文化，提供了學習的胚土，從不同族群間的相遇、衝突、互助，體悟人與這塊土地相繫的生存姿態。

「夾縫者」，是人在國家、族群的重層間生存，是跨越國境界移動的女性移民，是打破僵化黨國教育培力原住民習得技藝的白冷會傳教士，是日本帝國徵調作戰的高砂義勇軍，是國共爭奪統治權下在戰爭中犧牲的台籍兵；「夾縫者」，也是人面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衝擊的處境，當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襲來傳統文化如何保存？卑南族下賓朗部落、阿美族都蘭部落，青年們以不同方式自力走出一條路，回應政府以「發展經濟」之名行山林海岸私有化之實的挑戰，進行部落文化再造、教育紮根、產業自主。

在人民行動的春天之後，我們回望歷史長河，尋找台灣身處帝國群力間的出路。



# 尋找夾縫者

鄧君婷

(2014 賴和營 總召)

2013 賴和營最後一晚，工作人員齊聚在同一間小房間裡，我們信誓旦旦的說著明年一定還要再參加，營隊結束後，有許多工作人員及學員甚至得了「都蘭後遺症」，念念不忘著東海岸的美麗與寧靜，我們一直惦記著「向山海一樣思考」，在各自的崗位上，以全新的自己、全新的思考，繼續前進！

而今年大家果真實現了諾言，除了因為實習、留學、工作等無法控制因素的，大家都回來了，這是在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時，內心深深的感觸，真好，大家都到了，因著賴和營我們認識彼此，也因著賴和營我們得以從北中南之間再次相聚。非常謝謝所有的舊血（佳琳、瑜馨、夙崢、乾庸、麗雪、小飛、小新、靖浩、家宇、偉玫、），新加入的夥伴（虹汝、思雯、偉恩、佳筠、嘉宏、旻螢），謝謝你們，即使行前工作繁瑣，必須閱讀許多延伸資料，你們還是樂意接下棒子。說真的，對於這次全新課程規劃，較深入的議題探討，前往山的部落海的部落學習，不知道將會有多少的未知數變化，都讓我常感到焦躁緊張，但想到你們的能幹，想到我們所擁有的超強默契，才得以讓我更有信心面對一切。

籌備營隊前夕，剛好看到泰雅文物館即將開館，這才驚醒不就是 Suming 說的，或許未來原住民文化，我們必須進入博物館才能了解原住民的生活、傳統民俗技藝了，要什麼時候我們才肯放下既有的成見誤解，不再用錯誤方式，學習最簡單的「尊重」呢。深刻的記得去年是我第一次踏上台東這塊土地，當階級制度不再只是課本上的文字，而是真實地在我眼前的那份衝擊，當我親眼看見突兀的美麗灣矗立在杉原灣，大大的標語寫著可笑的「縣民 50 年免費入場」。12 月阿米思音樂節讓我看個部落凝聚，青年返鄉行動的可能性，這些都一再再撞擊我內心的矛盾衝突，告訴我行動/改變的可能性，僅僅兩次的台東行，翻轉了我 21 年來的價值觀。

而在閱讀這次營隊資料時，歷史的傷痕又再度震懾了我，究竟歷史的傷痕，是生命的傷痕，還是感傷這些歷史被遺忘，在現代教科書內我們無法看見它被紀錄著，我們必須要學著黃河長江兵馬俑時，卻不知道台灣曾有過這段屬於我們的歷史，有多少人知道「台籍兵」、有多少個家庭因此流離失所，找不到自己的根，亦有多少人知道曾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掙扎、困惑、尋找自我，或許也是這次營隊最想告訴大家的，不管多深，至少能有一些感觸，是真正影響自己的。夾縫者，對你而言是什麼，是處於時代之間無所生存的，是處於階級之間被擠壓的，還是夾縫者其實就是我們，我認為這沒有標準的答案，似乎它是隨著個人的視角，

夾縫者的定義越來越廣。

7月營隊行前場勘，再次來到最靠近太陽的地方，來自太平洋的熱風，熟悉的似乎可以預想學員們搶坐在走廊盡頭的桌椅，迎著風看著海，校園內我們爭相的找著樹蔭遮陽。當我們再走進協助我們許多的華文系辦，佩玲助教一邊忙碌著系所教評，一邊還要協助我們聯繫住宿、上課教室等等，回程時華文系傅濟功主任、董恕明老師、簡齊儒老師，塞了滿滿的台東名產與各種糧食，買了大碗麵線讓我們在火車上享用之外，還不斷叮嚀記得要在火車站買便當才不至於餓著，這份來自台東大學華文系大力的熱情協助，真的非常感動。

我知道這樣的幻想，即將成真了，真的很感謝全體工作人員，謝謝你們付出，也謝謝許多人給予的肯定協助，謝謝你們的參與其中，2014 賴和營，太多的事物無法預料，那就讓我們一同主動的改變、思考激辯、行動、放下，嘗試尋找出夾縫者的可能，不管是歷史、是族群、還是在身旁的你我。

## 2014 賴和營：夾縫者 課程表

	8月4日(一)	8月5日(二)	8月6日(三)	8月7日(四)	8月8日(五)
07:30-09:00		盥洗/早餐	盥洗/早餐	都蘭部落學習日 盥洗/早餐 8:45 搭專車 10:00 抵達都蘭	4:30 行走都蘭山 (舒米恩) 7:00 早餐
09:00-11:00	台東火車站報到搭車至台東大學知本校區	「台灣青年」的覺醒：賴和與社會運動 (陳萬益)	原住民族的歷史書寫：從一個台籍原住民老兵的生命史談起 (巴代)	拜訪部落行前 (舒米恩)	給都蘭的明信片：部落學習分享
11:00-11:10		休息	休息	走在都蘭部落	休息
11:10-12:00		小組討論	小組討論		結業式 (陳萬益)
12:00-14:00		午餐/午休	午餐/午休	午餐/午休	午餐
14:00-15:30	始業式 15:00-16:00	與海岸山脈的瑞士人相遇 (黃清泰)	從都蘭到新幾內亞：被遺忘的高砂義勇軍 (蔡政良)	部落學習紀錄： 1. 部落媽媽的勞動生活 2. 都蘭人的手工文化 (部落媽媽、部落青年)	賦歸 (搭專車至台東火車站)
15:30-16:00	後山歲月：台東人的多元容顏 (簡齊儒)	部落學習：下賓朗部落	休息		
16:00-17:30			讓靈魂回家：從《路有多長》到「高砂的翅膀」 (希巨·蘇飛)		
18:00-19:00	晚 餐			部落風味餐	
19:00-21:00	台東女性新移民生命敘事 (傅濟功 & 台東外配協會)	採集部落的碎片：故事工作坊 (董恕明)	《路有多長》紀錄片放映與座談 (蔡政良、希巨·蘇飛)	原聲晚會	
21:00	自由活動/ 晚安曲			夜宿都蘭	

## 營隊期間注意事項

### ● 課程進行：

- 一、為維護上課品質，上課之前請先將手機關機或轉為震動，以利課程進行。
- 二、發言時，請等候工作人員將麥克風遞交於您後，再行發言。
- 三、本會場為視聽教室，請共同維護會場環境的整潔。
- 四、營隊期間，由六小隊輪流處理每餐用餐完的垃圾廚餘清潔（隊輔將告知小隊負責時段），請各位學員配合垃圾分類，飲水用的紙杯請重複使用。
- 五、本營隊採點名制度，在總課堂 16 堂課中若缺席 3 堂者（包含 3 堂，若遲到 20 分鐘以上亦屬缺課），將不授予結業證書。
- 六、請於營隊期間隨身攜帶健保卡及相關證件，準備個人健康所需之藥品。
- 七、營隊期間若有身體不適或特殊疾病，請告知輔導員協助。
- 八、學員若有個人因素需於營隊期間離營，或晚上不住宿者，請向各組輔導員辦理離營登記，並簽署自行負擔相關責任之切結書。

### ● 住宿：

- 一、宿舍門禁時間為午夜 12:00，請務必注意時間回到宿舍。
- 二、台東大學宿舍電熱水器因耗電功率大，使用完畢請務必關閉電源開關，節省能源。
- 三、台東大學宿舍房間電力卡及房卡，請每房分配一人於營隊期間妥善保管，於 8 月 7 日（四）早上搭乘專車前歸還給各組輔導員。若不慎遺失需照價賠償（電力卡每張需賠償 1100 元），請妥善保管使用。
- 四、公共區域飲水機及投幣式洗衣機（需 20 元）脫水機（需 5 元），可自行使用。

### ● 部落學習：

- 一、8 月 5 日（二）12 時 50 分集合前往公東高工、下賓朗部落，全體學員搭乘專車前往，請遵循輔導員的指示進行活動，切勿自行脫隊。
- 二、8 月 7 日（三）8 時 45 分集合前往都蘭部落，全體學員搭乘專車前往，**務必攜帶您的全部行李**，當日晚上夜宿都蘭。

三、因山區蚊蟲多橫行，建議所有學員 8 月 7 日至 8 月 8 日著長袖衣褲、布鞋方便行動。

四、爲了各位學員的安全及維持上課品質，請勿自行脫隊，尊重部落生活。此外，請遵循輔導員的指示進行活動，請務必攜帶名牌於身上以利辨識。

### ● 心得補助

爲鼓勵學員留下營隊紀錄，2014 年 8 月 16 日前，將營隊心得 mail 或郵寄至賴和文教基金會，即可補助 500 元，以茲鼓勵。

1. 形式：800 字以上文字紀錄或心得、影片紀錄等形式。
2. 郵寄請於信件註明「賴和營心得繳交」
3. 請註明第幾小隊、姓名。
4. 繳交期限：2014 年 8 月 16 日前
5. 繳交方式：賴和文教基金會信箱：[lai0ho@ms12.hinet.net](mailto:lai0ho@ms12.hinet.net)

或 寄到 500 彰化市中正路一段 242 號 4 樓

# 台東大學知本校區平面圖



圖 面 平 圖 效 本 映 學 大 東 台 立 國

# 師資簡介

(依課程排序)

## 簡齊儒

現任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東華大學文學博士。專長領域為古典小說、民間文學、民俗研究、東台灣文學影像。擔任第一屆、第二屆臺東詩歌節策展人。《南投縣福佬故事集》、《南投縣福佬諺語謎語集》編輯者。編有《那景、那師、那後山——新文藝空間美學徵文集錄》、著有：《明代公案小說之「法律與文學文本」的融攝》(東華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台灣地區蛇郎君故事研究》(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及單篇論文二十來篇。

## 傅濟功

現任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系主任暨副教授、台東縣外籍配偶協會理事長。輔大圖書館學士、韓國成均館大學東洋哲學碩士、博士。曾任韓國 KBS 國家電視台華語教學主播、新移民多元文化師資培育、推動新移民多元文化教師進入中小學校園、規劃帶領台東大學華語文系學生赴韓國釜山進行華語教學實習。

## 台東外配協會

2005 年正式成立，為台東縣第一個女性新移民組織，超過三分之二的理監事是新移民。促進台東縣外籍配偶教育學習、培養生活技能、促進家庭社會和諧、認識在地環境文化、保障在家庭、社會、工作、教育、法律上應有權益，增進本地人民認識外籍配偶母國文化，共創多元社會。協會成員也擔任課程講師，到史前博物館與各國小演講，推廣東南亞文化、語言、手作體驗，去除主流污名化，從手工藝認識她們的美麗與堅強。

## 陳萬益

現任賴和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退休教授。台灣大學中文博士，曾任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教授兼任所長，專長為台灣小說、台灣散文、現當代文學。著有《於無聲處聽驚雷——台灣文學論集》，編有《張文環全集》等。

## 黃清泰

1936 年出生，台東人，現任「向陽薪傳技藝樂校」無給職校長。父母親以市場攤販為生，幼時因求學過程緣故，在瑞士天主教白冷會安排下，前往瑞士、德國學習木工技藝，回國後成為台東最富盛名的公東高工校長，致力教學及協助原住民擁有一技之長，曾任台東基督教醫院董事長、南島社區大學創校理事長。八八風災後，全力投入社區的木工技藝傳承，號召原住民朋友「學一技之長，繁榮鄉里」，開辦「向陽薪傳技藝樂校」。

## 董恕明

台東卑南下賓朗（Pinaseki）部落人，父親為漢族、母親卑南族。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畢業後返回台東，任教於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迄今。近年從事原住民舞劇的推廣，2011年擔任台灣首部原住民歌劇《逐鹿傳說》作詞者、與蔡政良教授共同指導微電影《最靠近太陽的地方》。著有碩士論文《大陸新時期（1979—1989）小說中知識分子的處境與抉擇》、博士論文《邊緣主體的建構——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研究》、詩集《紀念品》（2007）與《纏來繞去》（2012）、評論集《細雨微塵如星開闢——綜論台灣當代原住民漢語書寫》（2011）。單篇散文、詩作與評論收錄於孫大川主編之《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2003）。

## 巴代

卑南族作家，台東縣卑南鄉泰安村（大巴六九部落 damalakau）人。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大學兼任講師。曾獲原住民文學獎、金鼎獎最佳著作人獎、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等。著有《笛鶴：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斯卡羅人》、《薑路》、《Daramaw：卑南族大巴六九部落之巫覡文化》、《馬鐵路：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下）》。除了從事神職與教職之外，也在部落執行原民會「重點部落計劃」、「原住民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老人日間關懷站」、「安全社區計劃」、勞委會「多元就業方案計劃—經濟型」、衛生局「無檳榔社區計劃」等。

## 蔡政良（Futuru）

新竹竹北客家人，現居都蘭部落。1994年大學畢業的夏天，與都蘭部落第一次相遇。協助都蘭部落籌辦「巴卡路耐」（Pakalungay）訓練營，培力部落青少年，被阿美族人 Kapah（林昌明）納為義子、加入都蘭的年齡組織——拉中橋之後，日漸受都蘭阿美族同化。2010年取得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學位，現任教於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著有《石堆中發芽的人類學家》（2009）、《從都蘭到新幾內亞》（2011）、博士論文《「娛興」節目：都蘭阿美人的遊戲與玩樂生活》（2010），以及多篇期刊會議論文。

同時也是民族誌影片工作者，攝有《布農在淡水》（1994）、《回來是土地肥沃的開始》（2001）、《阿美嘻哈》（2005）、《從新幾內亞到台北》（2009）、《新大洪水》（2010）。《阿美嘻哈》獲2005年美國人類學學會（AAA）東亞人類學會（SEAA）David Plath Media Award、中國影視人類學會2006年佳能人類學影片獎，《從新幾內亞到台北》獲國家文藝基金會98年度紀錄片獎助。擔任2011年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策畫人。

## 希巨·蘇飛（Siki Sufin）

都蘭阿美人，都蘭工藝家、都蘭山劇團團長。出生於都蘭阿美族部落，在徬徨流浪於都市十年後，而開始強烈認同、意識著部落，「折返」回到都蘭、並接觸木雕，創作的泉源與題材來自神話故事、傳統領域、海洋文化、老人、阿美族的精神。曾完成「阿美族舞者」、「神話故



事」系列等木雕藝術，2001 年與阿道·巴辣夫創辦「都蘭山劇團」，以部落的傳說故事、文化內涵、口述歷史為演出主題，結合新時代的藝術表演，以原住民劇場促進母語保存、青少年教育、文化多樣性、文化交流，也受邀到國外演出。關切原住民台籍兵議題，參與《路有多長：台籍老兵》紀錄片、《路有多長》舞台劇編導與巡演、舉辦國內外巡迴個展《路有多長》、《消失的年齡階級》。2013 年與蔡政良前往新幾內亞執行台東大學南島中心籌備處「高砂的翅膀」紀錄片暨行動藝術計畫。

### 舒米恩·魯碧（Suming·Rupi）

台東阿美族都蘭部落人，三金歌手、演員（曾獲金馬獎最佳新人獎、金曲獎最佳原住民語專輯獎、金音創作獎最佳專輯、最佳現場演唱獎）。阿美族的年輕鬼才，參加過無數的音樂創作比賽，為流行歌手 Alin、溫嵐、齊秦寫歌的詞曲創作人，也曾是傳統竹編的工藝師、劇場上的舞者、開過畫展的素人畫家，最後卻以黑馬姿態，獲得金馬獎最佳新人獎而嶄露頭角，他沒有因此忘記自己的初衷，回到部落，繼續從事關懷部落青少年的文化教育工作。Suming 的創作，有種特殊的氣味，來自山野卻能綻放在都會，豐富的生活經驗是他創作的巨大能量，足以能夠跨越語言、穿越時空，在歌唱和談吐之間，找到你內心的那份喜悅與感動。音樂作品有首張純阿美族母語專輯《Suming》、《阿米斯 Amis》、《Amis Life 美式生活》；EP《遠洋》、《美好的日子》。

### 薪傳舞團

「薪傳」取自阿美族語「Gashi」（火）之意，有生生不息的意涵。團長小花老師廖慧華，大學畢業後回到都蘭部落教學，創辦薪傳舞團，沒什麼外界奧援，十幾年來卻默默培育部落青年傳承阿美族文化，以創新及改良的原住民傳統歌舞表演，串起都蘭青少年對部落的向心力，舞團也陪伴都蘭部落隔代教養、單親家庭的孩子成長。舞團演出從傳統出發、具流行味的新原住民舞蹈風，多次在國內原住民舞蹈比賽獲獎，參與演出舒米恩 MV 作品「美少女」，入圍行政院新聞局第二屆 Wow！eye Taiwan 全民影音創作大賽。

# 課程綱要

本學員手冊所附之課程閱讀資料，僅供  
本次研習營使用，非經授課老師允許，  
請勿隨意引用。

# 【後山歲月：台東人的多元容顏】

簡齊儒

(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 一、緒論

- 後山在哪裡：從腳說起

## 二、去爬山谷

- 縱谷人文：後山背脊

(一) 卑南，普悠瑪不是止痛藥

(二) 鹿野，跑出最早日本味

(三) 布農排灣，山林的孩子

(四) 池上，客人種出最甜的米

### 三、到遊海邊

- 海洋深情：後山容顏

(一) 上岸，最早的腳步一數不完的遺址

(二) 海岸山脈的瑞士人

(三) 太平洋，阿美達悟的大冰箱—別在都蘭的土地上輕易的說你愛上我

(四) 走在浪點，追浪的新新移民

### 四、待呆市區

- 悠居生活：慢活手感

(一) 巷弄老行業：失傳的好手藝

(二) 不只拜拜，還有練身體

(三) 新移民新氣象新故事

(四) 喝吧，浪遊臺東文學

## 【台東女性新移民生命敘事】

傅濟功、台東外配協會

(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系主任暨副教授)

# 【「台灣青年」的覺醒:賴和與社會運動】

陳萬益

(賴和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退休教授)

一、「台灣青年」與 1920 年代台灣社會

二、街頭：〈阿四〉、〈彫古董〉、〈一桿「稱仔」〉

三、案頭：〈覺悟下的犧牲〉、〈流離曲〉、〈南國哀歌〉

四、運動的省思：〈赴會〉、〈辱?!〉、〈前進〉

五、新時代的與新人：〈新時代青年的一面〉、〈惹事〉

六、結語

## 【小說閱讀】

## 賴和，〈阿四〉

在一個車裡，阿四很快意地倚在車窗眺望。

阿四是一個熱情的青年，他抱有遠大的心志，無窮的希望，很奮勵地向著那可以實現他的志望的道上，用著他所有生的能力前進著。

他初由醫學畢業，由學校的介紹，現在是要到一個地方醫院去就職，這是他由理想的世界中轉向實際社會的第一步，和複雜的人類接觸的起始，也是他要實現他志望的實際工作的第一程。

他還保有兒童時代的天真，併且改未掉學生生活的浪漫。他打開車窗，向車外瞭望，他看見田疇中青青的禾稻，竹圍裡翻翻的芭蕉，蒼翠的山光，漣漪的水色，什麼都覺得生意飽滿，生機活潑，也便感到他自己的生生活也很豐富，前途很受祝福，不覺滿意地獨自浮出微笑來。

他傍邊坐著一個日本人，不曉得是看著他自喜的態度可笑，也是看出他尚有兒童的純真可愛，竟和他攀談起來

伊問他學校裡可有日本人。他說先生是內地人，學生多是本島人。伊似曉他的意思是在說一切同是日本人，所以伊就說伊所說日本人就是指內地人，可是台灣人也可以說是日本人，還是說日本臣民較切當。似在暗笑他不曉得有所謂種族的分別。

這句尖利的話，在阿四無機的心上，劃下第一道傷痕的刃傷。他覺得人們的實在，竟不似他意想中那樣，究竟那樣竟也說不出來，已經被那句話破滅去了。

阿四暫時也覺有一種無謂的悵惘。但是他還憧憬於前途的光明，一時悵惘，不能便使光明變成黑暗。

阿四到醫院受命那天，他覺得他在學校中所描劃的理想事業，將有破滅的危險，他便把神經特別地緊張著，想和這惡環境鬥爭一下看。

他的俸給使他吃驚地小，不及同時拜命的日本人一半，又且事務長向他說，宿舍因內地人醫員增員，你們沒處可住了，你自己去租，宿舍料規定本十五円，因為是台灣人，六割，九円，獨身又再七割，六円三角，可在這範圍內，自己去尋一間。因為是台灣人就可住較便宜的家屋，這有什麼理由？他拜命初初，也不敢質問，只有忍受著。

翌日院長又向同時任命的台灣人，說，你們一兩年後是要去開業的，到醫院來說給醫院服務，毋寧說醫院供你們實習較實在，我也認定你們是來實習，所以各科都任你們自由去見學，醫院給你們特別的便宜，希望你們對醫院不可有無理的要望。

阿四的自尊心，給這番訓話破壞到無餘了，醫院簡直不承認我們是一個完全的醫生，唉！這樣的侮辱，阿四想，就要厭憎嗎？不能向他抗議一聲嗎？結果不能，別人皆表示著十分的滿足。

阿四傷心了，還希望執到實務以後，能有改善的機會。一月等過一月，將過了一年，他所執的事務，依然是筆生和通譯的範圍，他不能忍受了，翌年捉到了機會，便向院長提出希望，對主任陳述要求。結果非僅不能見容，併且生出意見的衝突，傷了互相間的情誼。他所受的待遇，就更加冷酷了。兩年後，他便決心把研究慾拋掉，把希望縮少，也曉得他所理想的事業，是不易實現了，就把醫院的職務辭去。

他回到家裡，周圍的人都勸他開業，說做醫生一年間至少也有幾千円賺，他本想要求家裡，再供給他幾年學費，看這樣子一定是不可能了，便也順從家人的勸說，在自己的鄉里開起業來，他想自己替自己服務，一定比給人服務自由得多。誰想開業以後，不自由反覺更多，什麼醫師法、藥品取締規則、傳染病法規、阿片取締規則、度量衡規則，處處都有法律的干涉，時時要和警吏周旋，他覺的他的身邊不時有法律的眼睛在注視他，有法律的繩索要捕獲他。他不平極了，什麼人們的自由？竟被這無有意義的文字所剝奪呢？但是他空曉得不平，只想不出解脫的方法來。

時代進行著，不斷地向著善的美的途上，時世的潮流，用牠崩山捲海的勢力，掀動了世界，人類解放的思想，隨著空氣流動，潛入人人的腦中。

台灣雖被隔絕在太平洋的一角，思想的波流，却不能被海洋所隔斷，大部份的青年，也被時潮所激動，由沈昏的夢裡覺醒起來。

又且有海外的留學生，台灣解放運動的先覺，輸進來世界的思潮，恰應付著社會的需求，迄今平靜沉悶的台灣海上，便翻動著第一次風波。

阿四的朋友，也不少留學生，尤其不是那掛名算額留學生，多是熱情的、有思想的、進取的、抱有犧牲精神的少年，有的專意來拜訪他，並下遊說，說台灣議會請願的經過，期成同盟會設立的主旨，阿四到此纔恍然於他前此所不平的原因就在此。因為全民眾所須遵守的法律，任一部分人去製定，纔生出這種缺憾來，他以前不曉得這也是有補救的方法。他的朋友又說，這是屬於政治一方面的運動，單事政治運動，不能算是完善的方法，因為多數的民眾若不會共鳴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一方面須從事民眾的啓蒙運動，台灣民眾所受的政治上的壓迫痛苦也已夠了，所受官權的欺凌將到不能再忍了。吾們向大眾宣傳他們所受痛苦的原因，向他們表示同情，教他們須求自救，他們一定波湧似的傾向到吾們這邊來。所以文化協會能當此時機設立，適應著社會的需要。」阿四本是文協會員，他記起發起者蔣氏推薦他當理事的時，他曾寫這樣一張信：

古人云有死天下之心，纔能成天下之事。足下所創事業，是為吾台三百餘萬蒼生利益打算，僕亦台人一份子，豈敢自外，但在此時尚非可死之日，願乞把理事取消。……



辭去理事，當時未免有過卑怯，今日聽到朋友的啓示，他的歡喜有似科倫布的發美洲，也似溺在深淵，將失去自浮力的時候，忽遇到救命艇。因為以前他所抱的不平，所經驗的痛苦，所鬱積的憤恨，一旦曉得其所以然，心胸頓覺寬闊了許多。

阿四此后便成爲一個熱心的社會運動者，文化講演會，也常看見他在講壇上比手劃腳，也曾得到民眾熱烈拍手的歡迎。阿四這時候纔覺得他前所意想的事業盡屬虛幻，只有爲大眾服務，纔是正當的事業、光榮的事業。

當一個暑假，東京的留學生組織一團講演隊，想爲台灣民眾的文化向上盡一點微力，但是支配階級一方面，被久來的傳統思想所支配，以爲民眾是冥蒙無知，較易統治，若使他們曉得有所謂民權，有所謂正當的要求，曉得官民原屬平等，便於他們的統治上有所不便，因爲支配階級們揚威慣了，蹂躪百姓們慣了，所以對於這一團講演隊便多方阻礙，務使他們不能向民眾開口，可是支配階級當這時候尙些顧慮著法的尊嚴，不敢無理由地把講演團解散，只能恐嚇一般無知的百姓，或示意那些御用紳士，凡有可以講演的場所，一切不可借給講演隊，所以講演隊歸到台北，就到處碰壁，后來探聽著這消息，便向支配者提出抗議，支配者乃毫無勇氣，竟否認他非法的干涉，所以講演隊只滯留在台北，暫時想不出方法來。

這時候阿四地方的青年會方纔改組過，以大穗氏爲中心正在活動，阿四也是委員，他們聞知講演隊在北受到阻碍，便不顧支配者的威嚇，決然把青年會所常利用的場所，提供講演隊，併爲計劃一切便宜，使講演隊得向大眾們發出第一聲的呼喊，這幾聲音波動傳到空間去，激動著平靜的空氣，台灣中頓時颳起風颳。

事后，當地的支配者們以爲這幾個應援講演隊的人，有冒瀆著他的威嚴，但在法的範圍裏又不能平白地加以罪名，得任他處置，便欲教本地的紳士，講演場所的管理人們，提出家屋無斷使用的告訴，幸喜這幾位紳士尙知顧全大體，不應支配者的所求。他們沒有法子，只能行使窮餘的下策，把阿四外三人的開業醫，用什麼阿片取締細則告發，因爲藥品中有阿片末的緣故，還幸此時司法猶尙公正，也曉得地方官吏是要阿四們曉得他是有權力可以自由行使，是干犯不得的，目的就達了，故正式裁判的結果具得無罪。

阿四併不因此有所畏縮，還是熱心於啓蒙運動，他到處講演，覺得許多同志中，原是舊時同學，他忽覺有一道光明閃耀眼前，他憶起他校長的話了：「將來的台灣會成爲醫學校卒業生的台灣。」這不是指此而言嗎？學校長的預言，添上了阿四不少的勇氣。

一九二三年的十二月十六日，太陽猶在地平線之下，大地尙在黑暗之中，阿四醫館的門前忽來一隊警官，把前后門守住，始敲門進去，沒有提示檢察的搜索令狀，也不管阿四承諾不承諾，便把家宅搜索起來，搜到近午，搜出二張賀年信片，三張議會請願的趣意書，認爲重要書類，和同阿四一起，被帶到郡衙去，阿四的家族，不知是犯著什麼罪過，一時慌張起來，同時屋裡也堆滿了慰問的人，暫時之后，由人們的傳說，纔曉得同時被搜查的有四處，

同是熱心於社會運動的人，始少寬心，已明白不是爲自己個人的事，一到下午，併知不是限於一地方，是互乎台灣全土，一時被檢舉，共有三十餘人。

議會請願繼續到第三回后，因宣傳的效果，參加署名之人，更超出千名以上。支配者們就起了恐慌了，怕讚成者愈多，會影響到他們的支配慾。便想藉他們的權力，來遏阻牠的進展，遂將參加者之中，直接在他們支配下的人，一切罷免，藉以示威。誰知其結果正相反對，在一般人的心中，已知支配者已在內怯，對於議會請願更加注意，讚成者愈加增多。所以就有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騷動，這次因爲範圍廣闊，實替議會請願作有力的宣，且人民們的心理，皆以爲支配者所忌的事情，一定於人民有利益。便也認定議會的設置，是台灣解放上唯一的方法，自然而然對於這次被檢舉的人，出無限的崇仰。

事後阿四被認爲罪狀較輕，和其外十數人，只受到三週間的拘留，即被放免，其餘的人拘留六個月后，纔付於公判。這次的裁判，司法當局受到權力的左右，已不能保持法的尊嚴了。三審的結果，各判爲有罪。

阿四受到這次壓迫，對於支配者便非常憎惡，把關聯於他們的事務，一律辭掉，決意不和他們協作。他也覺得此後的壓迫一定加倍橫虐，前途阻碍更多。但他併不因此灰心退縮，還是向著唯一光明之前進。

一日應N地同志的邀請，到那邊去講演，當時恰值竹林事件發生的起頭，幾萬人的關係者，生路將被斷絕，正在走頭無路，叫天不應，憂傷、恐懼、怨憤，交併一心，苦於無法自救，但是他們尚有一線的希望，想繫於文化會。他們曉得文化會是要替大眾謀幸福，所以抱著絕大的期待，想望能爲他們盡一點力，使生活不受威脅，得有一點保障。這回聽說有文化講演，他們雖住在較內山的人，也不怕幾十里路的跋涉，齊來聽講，希望得些慰安，併且於生的長途上，能付給他們些微光明的前導，他們到了N市，一起擁到講演者的面前去，想瞻仰講演者——他們想像中的救世主的丰采。在這一行的面前，他們一人一嘴，訴不盡他們所受的痛苦，在他們意識裡以爲一定能替他們分憂，各個人怕得不到訴苦的機會似的，爭先開嘴陳訴。

阿四看這種狀況，心裏真不能自安，他想大眾這樣崇仰著、信賴著、期待著，要是不能使他們實際上得點幸福，只使曉得痛苦的由來，增長不平的憤恨，而又不給與他們解決的方法，準會使他們失望，結果只有加添他們的悲哀，這不是轉成罪過？所以他這晚立在講台上，靜肅的會場，只看見萬頭仰向，個個的眼裡皆射出熱烈希望的視線，集注在他的臉上，使他心裡燃起火一樣的同病，想盡他舌的能力，講些他們所要聽的話，使各個人得些眼前的慰安，留著未來的希望，抱著歡喜的心情，給他們做歸遺家人的贈品。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寫在《台灣民報》原稿用紙上。

## 【與海岸山脈的瑞士人相遇】

黃清泰

(向陽薪傳技藝樂校校長)

## 【部落參訪：下賓朗部落】

### 一、卑南族下賓朗部落簡介

- 地理位置
- 社會組織
- 祭典

### 二、參觀下賓朗部落 palakuwan、部落共耕田

### 三、生命經驗分享

1. 孫少中（卑南族下賓朗部落祭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賈尙軒（台東縣卑南鄉下賓朗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部落中生代最年輕的意見領袖之一，如同許多部落青年一樣，部落出生長大，在外求學工作，最後選擇回到故鄉。

2. 孫貴花

卑南族下賓朗部落最年長者老，今年 102 歲，親身走過部落的 100 年。

### 3. 孫大山、孫菊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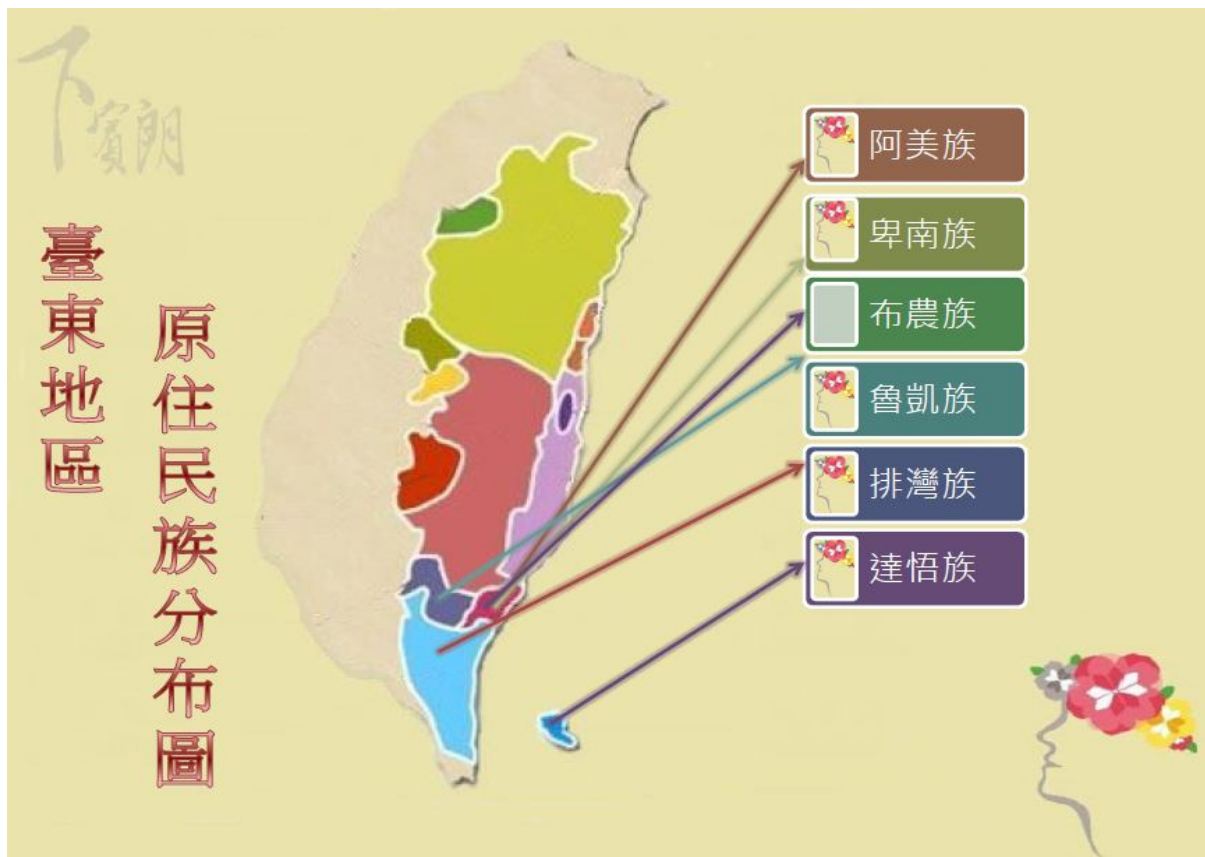
卑南族下賓朗部落會議主席，與下賓朗部落傳統編織的傳承者，他們想告訴大家，

一個說卑南族語的人，學習日語、學習閩南語、還要學習中文的趣事。

### 4. takuvakuvan(少年會所成員)

下賓朗部落 takuvan(少年會所)重新恢復運作後的新成員們，在現代學校與傳統

學校學校間往返，他們也有故事要說。



# 卑南族下賓朗部落



# 下賓朗部落的傳統組織











# 【採集部落的碎片：故事工作坊】

董恕明

(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

## 相遇的可能

### 一、 如果有其他的選擇，那是什麼？

花、東地區，特別是台東是全台各縣中，原住民比例最高的縣市，也是單一縣市族別最多元的地區，稱它是台灣這座島嶼族群文化的活田野實不為過。除了有屬於海洋的達悟族 ( Taou, Yami )，位在山海之間的阿美族 ( Amis )，以及從平原而高山的卑南族 ( Puyuma )、魯凱族 ( Rukai )、排灣族 ( Paiwan )、布農族 ( Bunun ) 和噶瑪蘭 ( Gamalan )，還有漢人 ( 閩南、客家、外省 )，加上近年來移入的新住民 ( 越南、泰國、印尼…… )。大家生活在此，往來互動，有交誼亦有扞格，隨著時日流轉，形塑了後山族群文化的多樣性。

這些年，當島嶼開始從事各種「小 XX」時，據說台東成了「台灣最後一塊淨土」？不過大家若熟知生活在「淨土中的淨土」的達悟族人，曾經與罪犯、政治犯、核廢料等「現代性」事務相遇時的曲折頓挫，應該會對使用「淨土」一語稍作保留？更何況即便是今日，在大城市中表現不佳的公務員、教師……，同樣會「貶謫」到「後山」；文化部長龍應台女士上任時，不忘要換上白布鞋，殷切垂詢「要到最偏遠的地方，去問一個八歲女孩她的文化公民權在那兒？」；更不要說如今在全島上空翻飛的「熱氣球」及一票難求「普悠瑪號」，仔細想想，這就是我們「認識」的台東嗎？

### 二、 部落就是一群人生活的地方

卑南族主要分布在台東平原上，自北而南有龍過脈部落、初鹿部落、阿里擺部落、大巴六九部落、利嘉部落、下賓朗部落、南王部落、建和部落、卡地布部落和寶桑部落。在圖中的卑南族作家有：曾建次 ( 知本部落，1942— )、胡德夫 ( 下賓朗部落，1950— )、孫大川 ( 下賓朗部落，1953— )、林志興 ( 南王部落，1958— ) 和巴代 ( 大巴六九部落 1962— )，如以這五位卑南族作家於台東，以及與全島的其他各族原住民作家比較，著實算是少數，然就卑南族而言，據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103 年 4 月臺閩各縣市原住民族人口統計資料顯示，卑南族人有 13190 人，與縣內阿美族的 37055 人、排灣族的 16412 人和布農族的 8226 人相較之下，創作人口比例勉強算「不多也不少」。



看起來在卑南族中有不少不分年齡、職業與性別的「文青」，更不要說南王部落，那是一個在如今特別盛產「金曲歌手的部落」。當 1999 年陳建年以《海洋》專輯，奪得金曲獎最佳男演唱人與最佳作曲獎，這位警察歌手在天上的外公——卑南族音樂家陸森寶 (BaLiwakes, 1910—1988)<sup>1</sup>，一定也在微笑擊掌。同屬卑南族的大巴六九部落有位歌壇天后張惠妹，天后的背包裡會放著舅舅巴代的《笛鸛》<sup>2</sup>。而來自下賓朗部落的原民會前主委孫大川老師和隔壁南王部落的人類學家林志興老師，在研究創作之餘，經常兼差擔任各種大小會議的「超 High 主持人」。除此而外，出生自知本部落的曾建次輔理主教，服侍天主的同時，也採集卑南族神話傳說故事，無時不曾或忘為守護卑南族文化盡心盡力。

當 2014 年盛夏來臨，普悠瑪 (puyuma) 號南下台東了，在「普悠瑪號」繼「太魯閣號」完成命名之後，某位花蓮議員這麼說：「為什麼要叫做 puyuma (普悠瑪)，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止痛藥」<sup>3</sup>。如果「普悠瑪」是一種藥，那一定是用祭儀、樂舞、神話、文學、藝術……調製成的「解藥」，一解島嶼上無思、無史、無樂、無根、無靈魂的文化荒蕪之境。

<sup>1</sup> 對於陸森寶先生的相關研究，可參見孫大川《BaLiwakes，跨時代傳唱的部落音符——卑南族音樂靈魂陸森寶》。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7 年出版。

<sup>2</sup> 台北：麥田。2007 年出版。

<sup>3</sup> 參見《更生日報》在 7 月 29 日刊登一篇文章，內容是花蓮縣議員謝國榮談論關於台鐵新列車普悠瑪號新列車的看，認為新列車應該取名為「新太魯閣號」。他也在文章其中一段解釋原因，「新購列車捨世界知名的太魯閣號不用，重新命名要取名普悠瑪號，實在令人不解，普悠瑪號既不容易記也難唸，是什麼意思更是不知道，還以為是止痛藥——普拿疼出了新產品普悠瑪。」

原文網址：[把台鐵「普悠瑪號」想成普拿疼！花蓮議員言論鬧笑話 \(第 1 頁/共 2 頁\) | 頭條新聞 | NOWnews 今日新聞網](http://www.nownews.com/2012/07/30/11490-2839443.htm#ixzz2iWtQ6Sd7)  
<http://www.nownews.com/2012/07/30/11490-2839443.htm#ixzz2iWtQ6Sd7>

### 三、其實可以錯過經過也不妨路過的下賓朗部落

「pinaseki」是今「下賓朗」部落的族稱，是台東卑南族八個部落之一。因地處花東縱谷地勢逐漸爬升的地段，卑南語稱作「pasekisekiyan」，因而得名。清代文獻，記作「賓仔什格」；日治時期，則拼寫為「檳榔樹格」；昭和12年（1937）改作「日奈敷」（ひなしき）。1945年，pinaseki劃歸卑南鄉轄下，原作「檳榔村」，因部落位置較靠近往台東市區方向，且地勢稍低，與地勢較高的「阿里擺」（halipai）相對，後正式命名「下賓朗」，以與改稱「上賓朗」的「阿里擺」（卑南八社之一）區分。還有另一說法則是陳文德《台東縣史—卑南族篇》（2001）中提到，下賓朗部落 pinaski，係指部落相對於南王部落，位在地勢較高的斜坡上而得名。



圖1 卑南族聚落分布圖

pinaseki 位於南王部落的北側，西至賓朗牧場，北與美濃村交界，西鄰太平溪（大巴六九溪），是台九線公路往花蓮縱谷方向的起點，公路兩旁有樹齡已八十多年的茄苳樹形成的「綠色隧道」，pinaseki 部落即在其尾端右方。過去的部落舊社位置雖然易守難攻，不過因為高地

乾燥白蟻叢生，村中屋舍沒幾年就蛀空而毀朽，村人在不堪其擾下，先遷到高台下的山谷，但谷底腹地有限，第三度遷到賓朗國小旁的太平溪畔，民國廿年在日本政府規劃下搬到現址。部落是由兩條主要道路平行貫穿，橫向則有九條平行巷弄，格局方正、整齊，各戶住家即落座在此面積約 2.5 平方公里的平原上。在民國六十年代，部落還曾榮獲全省社區競賽冠軍。

截至目前，下賓朗部落約有一百二十多戶，當中卑南族人佔有七十餘戶，人口約四百多人。族人多以務農維生，有少數公教人員。雖然也有不少漢人（閩南、客家、外省人）住戶，但他們皆位於部落邊緣，民族生活空間保持了相當完整性，是卑南族各部落中，外人移入比例最低者。部落的宗教信仰以基督教與天主教為主。民風相對純樸、內斂且保守。

#### 四、凡走過要留下什麼痕跡？





**【會所 (pala kwaan)】**  
**少年會所 (ten kwaan)**  
 會所分為地區級 (melalakan)  
 青年級 (ripadukan)  
 青年級 (marada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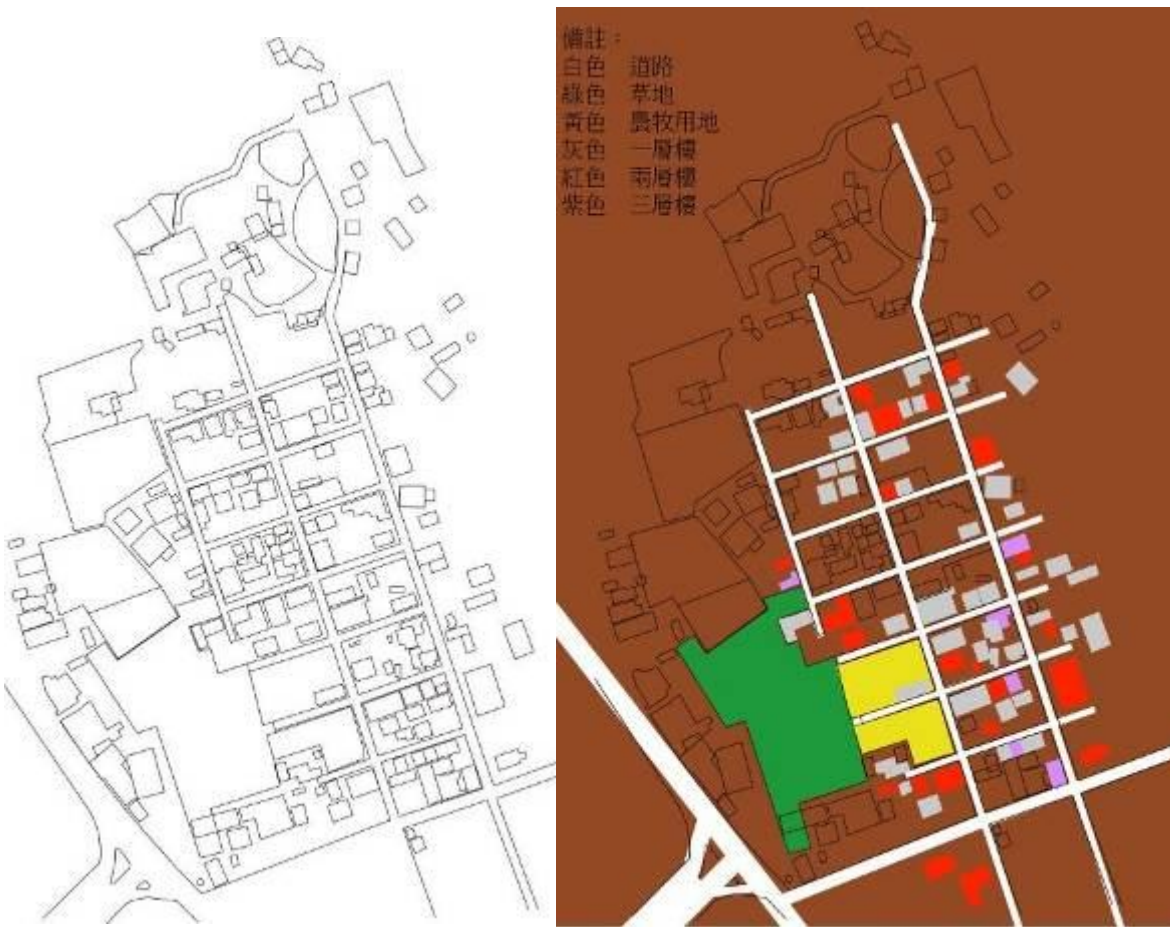
**少年會所**  
 少年會所是由政府撥款，由社會人士管理，為青少年提供一個健康的活動場所。少年會所的宗旨是為青少年提供一個健康的活動場所，讓他們在課餘時間有一個健康的活動場所。

**【祭典】**  
 祭典是華人社區的重要活動，也是華人社區凝聚力的體現。祭典的舉辦，不僅可以增進華人社區的感情，也可以讓華人社區的文化得到傳承和發展。

**【服裝】**  
 服裝是華人社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華人社區的服裝，既有傳統的中國服裝，也有現代的西方服裝。華人社區的服裝，既體現了華人社區的文化特色，也體現了華人社區的時尚感。

**【土地】**  
 華人社區的土地，是華人社區發展的重要基礎。華人社區的土地，既有傳統的農村土地，也有現代的城市土地。華人社區的土地，既體現了華人社區的文化特色，也體現了華人社區的現代化水平。

**華人社區下城劃分表**





在該開始的地方開始，該休息的地方休息，假如不小心跌倒，原住民同胞會說：在那裡跌倒，就在那裡躺好。我們準備好要用什麼樣的心情和部落相遇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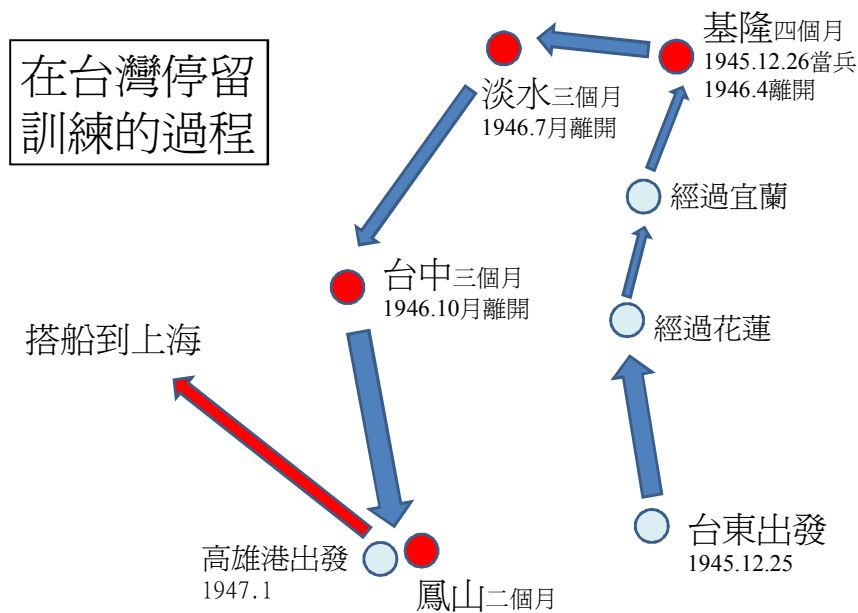
# 【原住民族的歷史書寫：從一個台籍原住民老兵生命史談起】

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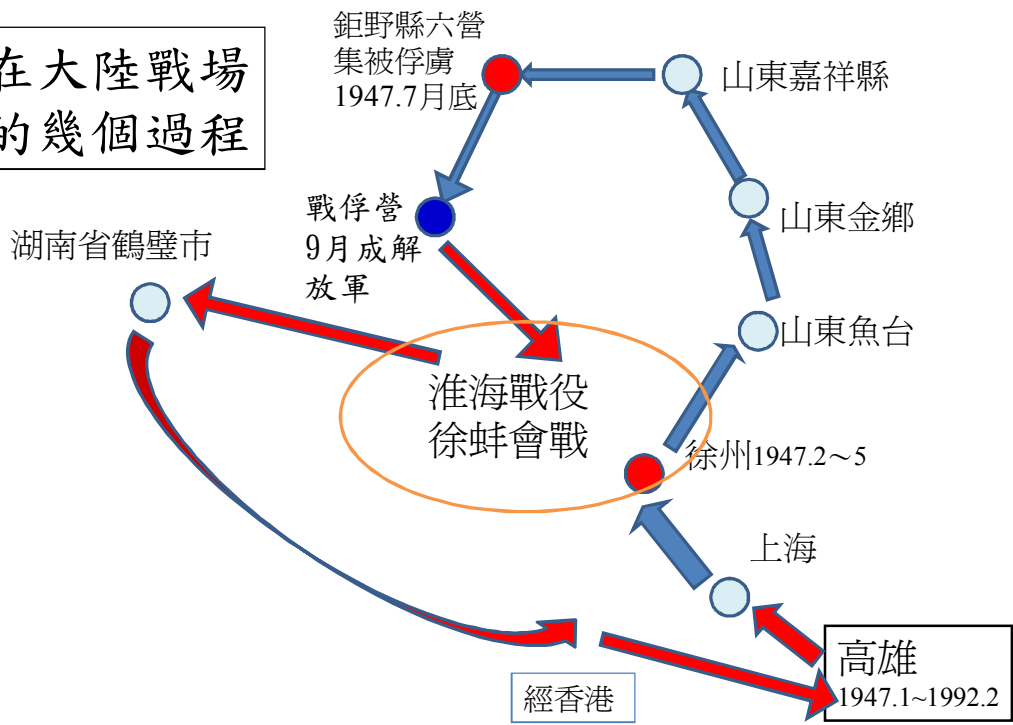
(卑南族作家)

- 一、關於「台灣原住民族」的概念
- 二、1945 年台灣局勢
- 三、經過：

《走過》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所改編的長篇小說，1945 年 12 月底，國軍 70 軍在花東地區，以月薪 2 千元招募「工人」，據稱花東地區報名了兩百多明，僅大巴六九部落（台東縣卑南鄉泰安村）一下子報名了 22 個。1945 年 12 月 25 日一輛卡車帶走了這些青年傍晚，兩個因為身體太差退了回來，其餘 20 人，從此展開了一段旅程人生有了極大不同。



在大陸戰場的  
幾個過程





# 【從都蘭到新幾內亞：被遺忘的高砂義勇軍】

蔡政良

（台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助理教授、民族誌影片工作者）

## 【南島中心】「高砂的翅膀」計畫成果分享

文／蔡政良 影／高蘇貞瑋

這是一段追尋歷史記憶的旅程，也是一場跨界的藝術與文化的交流，串聯起跨越近 70 年的空白，讓已逝的靈魂，乘著一雙鳥羽的翅膀，從南十字星的星空下返回福爾摩沙的故土，讓那些仍然在世的生者能夠安慰這些已逝的靈魂：「你們不是戰敗者，不必感到羞愧，請回到部落，成為祖靈吧。」

1941 年（昭和 16 年）末，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後，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日軍為了取得戰爭資源，將戰線南進延伸到新幾內亞島，太平洋的熱帶叢林地區讓日軍吃足苦頭，將新幾內亞的戰場比擬為人間煉獄。當時日本政府官員因在霧社事件等原住民族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經歷中，見識了臺灣原住民族在叢林野戰中的能耐，徵召臺灣原住民族前往太平洋戰場支援作戰。日本政府隨即在 1942 到 1944 年間分八梯次，陸續徵召了 4,600 名以上的臺灣原住民族青年，組成高砂挺身報國隊與高砂義勇隊派往太平洋各島嶼支援作戰。這些當年出征的臺灣原住民族阿公們，大多葬身在南洋的戰場上，尤其以新幾內亞戰場最為慘烈。

2005 年，我在都蘭部落聽著當年被納編在第五回高砂義勇隊，僥倖從戰場上生還的洛恩阿公（1912~2011）述說著他當年在新幾內亞戰場上因為飢餓，不得已吃下敵軍人肉的慘況。當下，我的身體與心靈都不禁同時打了個寒顫，是甚麼樣的境遇逼得人類必須食用人類的肉體，以維持生存下去的基本意念？2009 年，帶著這樣的疑問，與我的阿美族義父與異父異母的弟弟，我們踏上了洛恩阿公當年的戰場，現今為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威瓦克地區。在戰場，走在洛恩阿公過去的足跡上，我們見識了南十字星下叢林中的令人聞風喪膽的蚊子，四散在戰場上的各式武器殘骸，以及當地居民隨手挖出的陣亡官兵遺骸。「到底還有多少高砂義勇隊的的遺骸被遺留在這裡？他們的靈魂回得了部落成為祖靈嗎？」當時我們帶著一連串的疑惑回到了臺灣。

這些疑惑，大概不容易獲得解答，因此，在沉澱了四年之後，逐漸形塑了「高砂的翅膀」此一計畫，獲得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的支持，透過國立臺東大學南島中心籌備處的運作，由都蘭部落長期關注原住民族臺籍老兵的藝術家希巨·蘇飛、蘭嶼達悟族的新銳紀錄片導演張也海·夏曼、代表自己家族前往新幾內亞為戰死異鄉未曾謀面的舅公進行慰靈招魂，臺東大學南島碩班研究生同時也是介達部落排灣族的高蘇貞瑋，以及我等四

人組成計畫團隊，再度回到那個令人心碎的戰場上，打造一雙翅膀，讓這些阿公的靈魂可以回到部落的天空中，成為真正的祖靈。同時，我們並不自滿於讓高砂義勇隊的靈回飛回家這件事情上，我們也想同時理解，當年在戰場上的當地人們，會用何種藝術的形式將在地的戰爭記憶流傳下來。因此，我們也計畫邀請當地的藝術家，將他們的戰爭記憶透過藝術的形式，讓我們帶回台灣，一方面說著我們的原住民老人家當年在戰場的故事，另一方面，也讓當地人透過作品說說他們的戰爭記憶。

「雖然那時，我們的阿公在這裡被迫扛著槍，在你們的土地上殺人，但那也是不得已的，當時我們的阿公們沒有機會好好互相認識，或許，現在，我們應該轉換歷史的悲劇，作為我們彼此互相好好認識的起點。」我在心裡預演了許多次這個對話，要對著那位創作的當地藝術家說。

然而，出發前的準備工作，除了吃、住等最基本的準備沒有問題之外，其他，包含四年前所結交的當地朋友聯絡資訊因為四年來變化太快，電話全部是錯的，再加上是否有機會找到適合的人能夠用藝術創作說他們的故事？是否可以將翅膀完成？是否可以順利地將翅膀立在戰場上...等問題，全部處在不確定的狀態下。

我們出發了。

抵達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威瓦克後，雖然以上的資訊不確定，但是冥冥之中似乎有受到庇佑般的幫忙。四年前認識的兄弟們，或是街頭巧遇，或是透過當地人自有的一套人際網絡，他們一個一個地出現了。我們前往著名的西比克河流域（Sepik River）尋找適合作為翅膀的木頭，在當地兄弟們的陪伴與協助下，我們在河上航行兩個鐘頭，叢林中放火驅趕蚊蟲，在鏈鋸聲中，切割一棵叢林中，據說與台灣的黃欒木類似的倒木，使用藤蔓作為繩索，將鋸開的倒木奮力地以七、八個人力拖向岸邊，惱人的蚊子從來沒有停止過轟炸我們的身心靈，將木頭拖上了動力小艇，在夜色中航行，小艇馬達在夜色中，河岸邊有鱷魚出沒的西比克河上拋錨，等待救援的兩小時中，我終於見到了過去一直忘記觀看的南十字星，雖然我們被河上的蚊子叮成了豬頭，但是我永遠忘不了那西比克河上的星空，那些密密麻麻的光點，彷彿就在伸手可得的頭頂上，就連那些用手電筒照射後，在岸邊反射出來的鱷魚眼睛紅點，都如同是墜落的星星。包含南十字星在內的光點與鱷魚的紅點，都成了大自然的眼睛，當不說一句話的沉默在小艇上蔓延開來時，我想，我聽到了這些眼睛的呼喚。

「這個翅膀，將會由大自然的眼睛帶領著，讓高砂的阿公們，不至於迷失了方向。」



我們奮力地從叢林中拖出木頭



西比克河上划著獨木舟的孩子

回到西比克河附近的基地村落後，希巨日以繼夜地將叢林中的倒木化身為一對翅膀，夏曼被鏡頭後的自然與人文完全地吸引，同時也享受著當地人稱呼他爸爸的快意之中（因張也海·夏曼導演的中文名字對當地人不好發音，因此使用夏曼一名，夏曼為j達悟語中「父親」之意），蘇西勤勞地記錄團隊的各種紀錄（高蘇貞瑋原用蘇蘇，因發音與當地語言中的乳房相同，因此在當地朋友建議下，改使用蘇西作為名字）。同時，我們也在西比克河流域中，遇見了 **Papa David**，一位曾經獲得澳洲凱恩斯木雕大賽的藝術家，一位有著沉穩內斂性格，只有兩把如同小鋤頭一般雕刻工具的老人，在一鋤一鋤的動作中，說著當年的巴布亞新幾內亞人如何同時被作戰的雙方徵召為戰場挑夫的故事。高砂義勇隊的阿公們為日本作戰，這些新幾內亞的當地人，自己的家園變成了戰場就算了，還同時被敵對的兩方強徵為奴工，情何以堪。



希巨雕刻「高砂的翅膀」中



Papa David 雕刻「新幾內亞的挑夫」中

從山上的西比克河流域回到威瓦克後，希巨持續地為翅膀努力，我則與當年為日軍基地，現為天主教威瓦克教區山丘的神職人員討論將翅膀立在此地的可能性。威瓦克教區山丘過去是日軍的重要基地，目前除了教會設施外，還有日本人在 1969 年前來設立的日軍英靈碑以及隨後澳洲政府建立的二戰紀念碑。在不斷確認雙方的認知之後，我們幸運地獲得主事者神職人員的同意，並且透過威瓦克的兄弟們的幫忙，建造高砂的翅膀。

我們在山丘上，面對前方的戰場，朝向西北方，也就是臺灣的方向，將高砂的翅膀成功地立起來了。

「阿公，起來.....阿公，起來....」

「阿公，請乘著這雙翅膀回家.....」

「日軍英靈們，請告訴您的高砂義勇隊戰友，請他們乘著這雙翅膀回家.....」

前方擺設著檳榔、香菸、椰子酒，我們使用排灣語、阿美語甚至日語在高砂的翅膀前，這樣呼喚著。

「阿公，回家吧！」





高砂的翅膀面朝著台灣的方向完成了



David Papa「新幾內亞的挑夫」也完成了

任務完成後，我們順利地搭上飛機，在 9 月 11 日平安回到了臺東。「新幾內亞的挑夫」也在隨後抵達臺東，述說著新幾內亞當地人在戰爭中的遭遇。

約莫一周後的介達部落，一位高齡八十多歲的排灣族 vuvu（排灣語中祖父母輩的稱呼，這位是祖母）在一位穿著英挺軍裝的少年遺像前，在蘇西從戰場上帶回來的石頭與泥土前泣不成聲。

「哥哥，當年你出發去打仗的時候，我跟媽媽一起去送行，你出發前跟我說，等我回來，我會幫你買筆記本和鉛筆。可是，我已經等了你 70 年了...」

vuvu 傷心的眼淚打斷了她的話，親友們紛紛上前安慰。

vuvu 的哥哥叫做 Alucangalj Demalaljat，日本名字本田敏夫，排灣族介達部落貴族，1943 年參加高砂義勇隊，被送到新幾內亞作戰，就從不曾回來。

直到 70 年後，Alucangalj Demalaljat 回來了，與已逝的親人一同安葬在家族的墓地中，成為祖靈的一份子。

最後，感謝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以及國立臺東大學南島中心籌備處的支持，以及遠在巴布亞新幾內亞那些與南島民族淵源深厚的兄弟們的協助，我們才有力量將一對傳說中的翅膀站立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二戰戰場上，讓在戰爭中陣亡的台灣原住民阿公們，乘著這對翅膀，回家。

本文出處：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籌備處，東大新聞網，2012 年 4 月 2 日，  
[http://cas.nttu.edu.tw/files/14-1008-27475\\_r1013-1.php](http://cas.nttu.edu.tw/files/14-1008-27475_r1013-1.php)

## 【讓靈魂回家：從《路有多長》到「高砂的翅膀」】

希巨·蘇飛 (Siki Sufin)

(都蘭工藝家、都蘭山劇團團長)

## 【《路有多長》紀錄片放映與座談】

希巨·蘇飛、蔡政良

## 【都蘭部落學習日：部落拜訪行前】

舒米恩・魯碧 (Suming・Rupi )

(台東都蘭部落阿美族人，歌手、演員)



## 【都蘭部落學習日紀錄】

1. 部落媽媽的勞動生活
2. 都蘭人的手工文化

# 參考資料

# 戰火浮生—臺灣人去打仗

文／林世煜

2003年10月21日—11月16日，「台灣兵影像文物展／戰火浮生—臺灣人去打仗」，在高雄駁二碼頭藝術特區展出。那年暑假起，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的工作團隊，在策展董事曹欽榮的帶領下，密集閱讀資料，進行口述採訪，多方收集文物。開展前，我奉命寫下這篇文章，刊登在《台灣日報》。前幾天，吾友重子在〈人的脈絡與尺度〉一文留言，引用這篇舊文，令人頗有感觸。於是翻出來，配上展覽時的幾張照片；又因著葉雪淳先生和三田裕次先生的指教，做了幾處修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東京時間凌晨兩點，日本裕仁天皇站在一處地下播音室，對著麥克風，開始錄下終戰詔書。正午十二時，「玉音放送」將他的錄音稿向太平洋戰區和全世界播出。

根據戰後日本厚生省統計，終戰那一天，除去已確定陣亡的三萬多人，二戰期間先後入伍，穿著皇軍制服的台灣籍日本兵和軍屬，還有十七萬多人。他們在霎那間，變成戰勝國的國民，然而「霎那」和「戰勝」，恐怕要經過一番劇烈的意識轉換。而那一刻他身在何處，相當決定性的影響每個人的命運。

他們當中有些在日本內地，像數千名少年工和學徒兵。他們很快就在街上遇到剛登陸的麥克阿瑟部隊，體會到戰勝者的威風；或許，他們的意識轉換不會太掙扎。僅只一念，他們就在低頭俯首的日本人面前耀武揚威起來。當時留在日本內地的戰勝國國民應該不會太多，某些台灣少年的「風神」，都還有人記得。

在南洋戰區，存活的台灣兵和軍屬，尚有將近十萬人。日軍在新幾內亞和呂宋群島等地，被麥克阿瑟擊潰，在印緬邊界被英軍追趕，沿著伊洛瓦底江敗逃。四散的小股兵力，在熱帶雨林裡逃竄，飢寒傷病，淪落到人吃人的境地。有人玉碎，切腹自殺，有人不降，獨力存活下來，像阿美族的李光輝。大部份人或者被俘，或者就地投降，由盟軍接管。

盟軍在末期的心戰攻勢，將台灣人和日本人區分開來。他們在南洋戰區空投一份給台灣兵和軍屬和軍屬的傳單：

台灣諸君

各位都可以在戰後活著歸國

留在那裡，死路一條

只要向我軍投降，會受到親切的招待，請不要擔心

我們會供應食物，我軍軍醫也會照顧傷病者，直到痊癒為止

因此，戰爭結束後，你們還可以回家工作

朝鮮人也是一樣

請舉起雙手走過來，這是各位保命唯一的方法

可能的話，邊走邊揮動這張傳單

戰後，南洋戰區的台灣兵和軍屬，在盟軍看管之下，繳械復員，和日本兵分開，很快遣送回台。當時駐防在香料群島拉包爾島的蘇喜先生，回憶他抵達基隆港的經過。四千名台灣兵和軍屬在艦上按所屬的部隊番號，自行編組，並選任部隊長；靠岸後魚貫下船，排成四列縱隊，碼頭上一個中國兵也看不見。他們發現火車站只有六節車箱，經過討論決議，住中南部的人乘火車離去，住北部的人自行整隊，各自返鄉。蘇先生一行數人，徒步走向台北樹林的老家。

戰時台灣兵和軍屬派到中國戰區的較少，海南島是個例外。那裡是銜接中國和南洋戰區的樞紐，日本人刻意加以經略。台灣總督府對海南島特別感興趣，大量派遣軍屬和商社前往，約有三萬名人台灣在那裡。他們多半擔任通譯，或是警務助理「巡查補」，末期又被就地徵召，加入海軍陸戰隊。

海南島情勢特殊，國民黨和共產黨遊擊隊控制山區村落，和當地土匪分分合合，互相傾軋，並不時和日軍衝突。台灣通譯的角色，必須在佔領軍和土著之間折衝，性質本身就很受爭議；而陸戰隊員，經常奉命「討伐」遊擊隊，或因駐守海防班哨，不時和當地左右勢力發生武裝衝突。終戰之後，台灣人的處境更為困難。

台灣兵和軍屬與日本兵同樣被解除武裝，日本兵迅速遣送回國，台灣兵和軍屬卻被國民黨留下來。國民黨表示，台灣兵和軍屬已經回到祖國的懷抱，無須日軍或盟軍代勞，於是將一無所有的台灣兵和軍屬集中看管。戰後情勢混亂，共產黨勢力興起，國民黨自顧不暇，被看管的台灣兵和軍屬缺乏定期補給，遣送回台的承諾，又遙遙無期，逐漸陷入四面受敵，自生自滅的絕望困境。

敵意非常明顯，台灣兵和軍屬不像「同胞」，卻曾是敵人，他們無份於戰勝國的榮耀，卻飽嘗敗亡的侵略者必需吞下的苦果。落單的前通譯，被村民狠狠打殺，戰時通行的鈔票，一文不值。台灣兵和軍屬變賣有限的家當衣物，換不到足以活命的糧食，加上環境惡劣，赤痢橫行，他們在戰勝的祖國，成了最邊緣、受排斥，掙扎在生死關頭的難民和異類。

他們自己和台灣的親人都焦急如焚，有人在台灣募款，雇船前往接應；有人自行設法，駕舢板漂流海上。曾屬日本海軍舞鶴第一特別陸戰隊的郭金城，乘坐救濟總署的輪船回到高雄，被集中在壽山營區，不准自行離去。他的兄長來看他時，他已經因為嚴重的赤痢奄奄一息。他虛弱得不能動彈，卻不肯就這樣倒下，兄長幫他翻過圍牆，扶著他一步一步下山。到火車站，上車，車上的乘客擠出一個位置讓他躺下，大家說，伊是南洋轉回來，咱的人。

郭先生八十歲了，說起當時他初逢睽違多年的故鄉親情，語氣禁不住哽咽。他伸出右手臂，把左手姆指和食指圈起來，說他剛從海南島回來的時候，圈著的手指可以從手腕往上，一直穿過手肘關節。就瘦到那樣的地步，他說。

留在本島的台灣兵和軍屬，有五萬多人。戰爭末期，日本的海上交通線，遭到嚴密封鎖，無法將他們調往前線，他們和被徵調的學徒兵，佈防在島內各地的要塞，一但盟軍登陸，正好充作炮灰。但麥克阿瑟的跳島戰術，略過台灣直取琉球。僥倖存活的台灣兵和軍屬，不必冒死在海岸線迎戰盟軍。他們只在稍後不久，興高采烈揮著新製的青天白日小旗子，在基隆

碼頭迎接國民黨前來接收的第七十軍，以及從高雄登陸的第六十二軍和獨立九十五師。

一代台灣耆老，談起碼頭上那一幕，至今無不唏噓。穿草鞋、打雨傘，扁擔扛著鍋鼎舖蓋的「國軍」。老先生和老太太一直在我們作晚輩的耳邊說著，但我們總是難以相信，那是多麼荒謬的鏡頭。課本從來不曾這樣寫，前半生看過的軍教片也沒有那麼不堪的情節。但是在華盛頓「美國國家檔案局」的資料庫裡，有人翻出了當時的影像記錄。

編號 226 的坦克運輸艦，載著第七十軍的官兵，緩緩駛過基隆港東岸。鏡頭切到岸上，揮舞小旗的人們，擠在碼頭臨水的邊緣，港內的拖船上也滿載著歡迎的群眾。登陸艦靠岸了，一位身量瘦長的美國軍官舉手敬禮，率先走下舷梯；鏡頭空了幾秒，出現第一位著國民黨軍服的男子，或許就是那位軍長。前幾個軍官魚貫下梯，隨後就出現了，令我們的長輩多年來惡夢不斷，他們平生所見的，第一個肩挑扁擔，兩頭扛著舖蓋的阿兵哥。

終戰，並不是惡夢的結束，台灣人不曾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戰爭期間，物資被大量徵集，戰後則百廢待舉；新的佔領者說著沒人聽懂的語言，伸手就要索取，連剛開到的部隊也不例外。他們在整編後減縮為第七十師和六十二師，卻仍然不能足額，有大量的空缺待補。於是開始在台灣募兵。

他們向失業的台灣青年喊話。當兵可以學「國語」，可以領高薪，服役四年期間，都駐防在家鄉附近，退伍之後，還可以介紹工作。他們也到處徵集前日本海軍工員和志願兵，因為戰後接收的日本軍艦，沒有人懂得操作和維修。根據殘缺不全的記錄，當時約有一萬五千名台灣青年，穿上國民黨軍服入伍了。

過了將近一年，部隊分批向高雄港集結，台灣兵被解除武裝嚴加看管。部隊到達碼頭，紛紛由中國官兵押上船。焦急的人跳船了，船上岸上機槍一陣掃射，很少人倖免。這一萬五千名台籍國民黨兵，先後被運往中國參加「剿匪」的內戰。「一上岸就反過來了，官長教我們台灣兵看守大陸兵，怕他們開小差逃掉。」一位留得性命的老先生回憶著。

那是一九四六年底的事。三個月之後，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的手上，防務是空的，接收的部隊，才都被調走。他急電南京，調得第二十一師前來鎮壓。二十一師也在基隆登陸，那裡沒有揮舞小旗的歡迎人潮，人潮在機關槍聲響起之後，開始四散奔逃。「清鄉」和「綏靖」這些字眼，迷漫著兩萬條枉死人命的血腥氣味。二十一師配合特務人員，聯手展開暴力鎮壓，一方面獵殺社會菁英和有土有財的士紳，一方面對無辜群眾進行無差別屠殺。二十一師踩過鮮血，由北往南一路碾去，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也率軍由壽山衝進市區。一九四七年的三月，台灣人挨過一個沒有血色，只聞血腥的春天。

隨部隊投入中國內戰前線的台灣兵，雖散處各地，仍然從家書當中，得知二二八事件和二十一師清鄉屠殺的消息。他們因為在日治時期受過基礎教育，大都編入砲兵部隊，同鄉聚集聲氣相通，每個人都穿著和二十一師同樣的軍服。在砲陣地，在指揮所，在前進觀測站，台灣兵或許私下議論紛紛；在站衛兵的暗夜，他們或許緊緊握著雙拳。

剿匪的戰役，一敗再敗，解放的聲浪，一天高過一天。煙硝散去，殘餘的部隊清理破敗的陣地，。一位台灣老兵在相隔五十年之後回憶說，遍地的屍體都被插上刺眼的標語，寫著

「生在南方，死在北方，爲了老蔣，死也冤枉」。他們奉命把標語拔掉，免得驚弓之鳥更加觸目驚心。

然而爲期也不久了，勝負的逆轉加速推進。一九四九年元月，前後相隔才五天，六十二軍和七十軍先後在淮海會戰和遼瀋會戰兵敗覆滅。一些被俘的台灣兵，換上紅軍的制服，被編入第三十一軍。潰敗中的國民黨軍一退千里，紅軍渡長江，陷南京，圍攻上海。紅軍第三十一軍站在第一線，正面的浦東陣地，駐守的正是國民黨軍第二十一師。

一點都沒有錯。命運將紅軍第三十一軍裡的台灣砲兵，引導到屠殺故鄉父老的，國民黨軍第二十一師的對面。歷史重演了聖經裡的故事，宛如神意的，將敵人帶到跟前。也是在五十年後，台灣老兵戴國汀回憶說，三十一軍的步兵衝鋒九次，都不能攻克；他們於是扛著砲衝上第一線，終於殺進二十一師的陣地，二十一師放下武器，跪下投降。「...我們拿著機槍還是把他們掃掉。沒辦法，太氣了，台灣兵都是爲了二二八...」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意氣飛揚的毛澤東站在北京天安門的城頭，對著廣場上翻動的紅旗人海，做了歷史性的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兩個月之後，十二月七日，國民黨政府遷往台灣；又隔兩個月，一九五〇年二二八那天，蔣介石在台灣復職總統。留在中國來不及逃離的台灣兵，繼續穿著人民解放軍的制服。

他們這一身軍服，有些在那年年底，因爲被派往韓國「抗美援朝」，很快就成了染血的裹屍布；那些命更硬的，一直撐下來。他們在新中國各個角落裡活下來，偶而在無眠的靜夜，在乍醒的夢中，驚覺自己無意識的說著沒人能懂的家鄉話。福佬、客家，或各自的高砂母語。他們在接二連三的政治鬥爭，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國民黨特務、黑五類、三改份子；被下放、勞改、刑求。台灣兵在中國受苦，在那個好像是祖國，其實是異鄉之地受苦。

一萬五千名送往中國的台灣兵，歷經內戰與韓戰，加上半世紀的苦勞與折磨，折損了一萬二千名以上。一九八八年，他們昔日的同袍，一位前日本海軍志願兵，前國民黨海軍技術員兵，前國民黨政治犯，前流亡海外的黑名單人士許昭榮，帶著一條「滯留大陸台籍老兵要回家」的白布橫幅，由華北迤邐南下，尋訪失聯的鄉親。北京的台灣同鄉會，提供一份約有一千八百人的名冊，許昭榮沿途尋訪，找到三百多位台灣老兵。他們離家五十年，在兩岸開放探親之後，終於一位一位回到故土，而一頁一頁的故事，也開始被訴說...

軍醫陳增昌的故事，從他佝僂的身子發出微弱的聲音，夾雜著福佬話、北京話，又帶著難解的海南腔緩緩流淌而出。他淡淡的笑說，自己生在客家莊，早歲移居花蓮，無論客家話，福佬話，日語或阿美族語，都朗朗上口。但是歷經五十年的海南歲月，如今謹記不忘的，只剩客家母語了。

他靠著函授教學修習防疫衛生學，應徵加入日軍派往海南島，帶著做「看護婦」妻子張壬妹，在海南島從事衛生和醫療工作，官拜上尉，是海南島當地台籍軍屬當中，薪水最高者，終戰後被國民黨派駐海南的第四十六軍留用。一九四九年撤退時，他護送病患上船，船上早已擁擠不堪，一名上校軍官出手將他推下，陳增昌落海之後，被救上岸，和同樣無法登船的妻子，都被留下來。當天，共產黨就到了。

他換穿解放軍的制服，還是軍醫，留在海南五十年。他仍舊佝僂著，坐在藤椅上，半個身子微微前傾，左手無意識的遮住右手。聲音仍舊微弱，說著文革時的遭遇。他被綁著雙手吊起來，終於又被放下來，但是從那時起，他的右手一直只能緊緊的握著，再也張不開了。他一心要回台灣，帶著妻子兒子女兒女婿孫子，陸陸續續回到台灣。他說他覺得不解，為什麼台灣有人喜歡國民黨，他回來以後，從來不曾投票給國民黨。陳增昌，八十多歲的年紀，帶著學歷不被承認的醫生兒子，和升學能力比同學困難的孫兒，在內壠鎮上的角落，艱難的活著。他因長期臥病而顯得蒼白的臉上，流露出罕見卓絕的神色。「我們一定要回台灣。」

一代台灣青年，從一九三七年九月，台灣總督府強徵第一批軍夫「白襁隊」，在中日戰爭才開打的兩個月後，派往松滬之戰最前線，冒死運補彈藥起，一直到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止；短短十六年間，台灣兵穿遍日本皇軍、國民黨軍，和人民解放軍的制服。半個多世紀之後，我們看到滯留中國的老兵回到台灣，領取微薄的榮民津貼。看到前台籍日本兵和軍屬到台北的日本交流協會示威抗議，要求索還當年積欠至今的戰爭債。我們傾聽他們訴說，陪他們落淚，凝視他們時而激越時而落寞的表情，我們彷彿探入了，那「台灣人的悲哀」最深沈難解的黝暗之處。

他們第一次「出征」時，身上繫著「千人針」的布巾。那是他們的阿嬤阿母姊妹，站在里弄巷口，央求一千人每人縫一針，來為戰士祈福的布巾，上面繡著「祈武運長久」幾個字；又縫著五錢和十錢的兩枚銅板，象徵超越死線（音同四錢）和苦戰（音同九錢）的意思。然而皇軍敗了。

那些前日本兵和軍屬的老先生，前往交流協會抗議，把辦公室砸個稀爛。他們組團到日本，到靖國神社參拜陣亡的鄰里兄弟好友。老先生們輕輕擊掌兩次，深深鞠躬，落下滿面老淚。他們拜訪參眾議員，在東京街頭遊行演講。他們嘶聲吶喊著，同樣是皇軍，同樣是拼命，難道台灣兵和軍屬的命比較輕賤嗎。五十年來，竟然連一聲「御苦勞樣」（您辛苦了）的安慰之辭，都聽不到。

日本政府實在是礙難出口。台灣兵和軍屬如今已不是「敵國」國民，而「貴國」，貴中華民國一直拒絕按照「日華和約」第三條，針對戰爭遺緒，坐下來「另商特別處理辦法」。作為戰勝國和被仰望的祖國，入主台灣的中華民國，也有其難以啓齒的下情。戰後接收的日產，早已落入黨庫、國庫和各方神聖之手，這筆驚人的糊塗帳，怎麼經得起追討，又怎麼清償得了呢。何況這些台灣兵和軍屬，曾經穿著皇軍制服，唱著「將日之丸插在蔣介石本陣」的軍歌，和中華民國為敵。

至於落在紅軍手中的台灣兵，五十年間音訊斷絕，中華民國早已視他們為投共的逆匪。七十軍和六十二軍軍長，也確實在解放軍的戰史上，各自寫下了兩軍覆滅的文字記錄。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那個指控台灣兵是「國特」，把陳增昌的右手吊到無法張開的國家，如果有人還住在那裡，誰又敢對他多說什麼。

台灣老兵從中國回來，面對的是人事全非。早年多半貧苦，尤其是高砂族，如今老病纏身，故鄉人情淡薄，更甚者形同陌路。好不容易爭到榮民的身份，領一份不足以糊口的津貼，

有些人還得拖著老命，耕一塊廢園，打一份粗工。在他出生長大的故土，四周說著同樣母語的國度，過著貧病交加，無人聞問，異鄉人的日子。大多數老兵，寧可把錢帶回中國，那裡有他的妻子和生養的兒孫，可以在那裡打發人生最後的歲月。

哪裡才是台灣老兵的母國？他做過皇軍，但已不是日本人；或者他是中華民國國民，但他曾經是中華民國的敵人，中華民國不會願意表彰他在戰時的忠誠英勇，也不打算代表他向賴帳的日本討回公道；或者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那個國仍然敵視他出生的故鄉。他回故鄉，很難找到容身之地；他若留在中國，萬一，只是萬一，祖國和母國打起來，他，要站在哪裡？

於是我們碰觸到「台灣人的悲哀」最深邃刻骨的底層，一個歷經許多互相為敵的「主國」，活過曲折離奇，為人拼死賣命的一生，卻在各國的「國史」中被蒸發，彷彿不曾存在過的人間幽靈。他們在接近生命終點的時刻，才漸有機會說出自己的故事。他們用母語，或者福佬話，或者客家話和高砂各族的語言，夾雜日語和從不捲舌的北京話，或海南話，說著故事。他們偶而露出空茫的表情，沒有發出聲音，但在那個霎那，我們卻如遭電擊，耳際轟然雷鳴，那是沒有自己作主之國的，悲哀的台灣人，發出渴求建國的吶喊。

他們的故事，驅迫我們面對自己的本相。他們的故事，正在高雄駁二碼頭藝術特區展出。從那個碼頭，上一代的台灣青年，上船踏上征途，有些人的骨灰盒，也從那裡送回台灣。這一代的台灣人，手裡握著決定建國命運的台灣青年，請你撥空前往，一場名為「戰火浮生—台灣人去打仗」的穿越時空之旅，在那裡備下重生的洗禮歡迎你。

（本文出處：「寫給台灣的情書」部落格，2007/02/13

<http://blog.roodo.com/michaelcarolina/archives/2718249.html> )



# 我有兵我有馬 老校長守護台東

內容提供／大魯文創 文字撰寫／張菡尹

這是一位 76 歲的老校長，一位即使數年前已得帕金森氏症，至今依然致力辦學、幫助原住民的老校長。「西元 2000 年元旦，在台東太麻里美麗海邊，徹夜未眠，等待千禧年第一道曙光……」台東在小野的記憶裡，有著無以倫比的美麗。對於這位來自台東的老校長黃清泰，小野則說：「黃校長，非常傳奇。」

## 教會身份 不允許留學日本

台東土生土長的黃清泰，其實不是原住民，他娓娓回憶，父親是市場魚販，「母親的阿美族話說得很好，常挑菜到原住民馬蘭部落以物換物。」從小就與原住民朋友相處，黃清泰下意識對原民產生「土親人也親」的道義。

黃清泰高中遠赴台南就讀教會學校長榮中學，後來長榮推薦他去日本深造，當時出國留學得參加國家考試，他順利通過留學生考試，可惜身份敏感，一是教會背景，二無國民黨籍，與日本求學錯肩而過。黃清泰回到台東，在台東女中教數學、理化。

早期台灣政治動盪的年代，西方教會紛進入東台灣原民部落傳教，小野認為，「帶來的不只是宗教，還有教育、技術、工程等。」民國 46 年（1957 年）天主教白冷會在台東設立「公東高工」開始建校，民國 49 年招生，黃清泰隨即轉任公東高工擔任教學組長。

## 翻譯木工教科書 赴德習藝

公東高工是技職學校，很多來自歐洲的神父牧師都有工程師背景，黃清泰看著他們教學，開始對木工產生興趣。當時台灣甚缺木工教科書，黃清泰拿著德文書一字一句翻譯，奠下德文基礎，但沒有木工經驗，使他翻譯得十分吃力，公東高工決定送他到瑞士學習木工。上帝為你關一扇門，就必為你開一扇窗。黃清泰去不成日本，卻因緣際會去了瑞士，他笑說：「從此『化工』變木工。」

36 歲才出國學木工，黃清泰白天在工廠做學徒，晚上讀寄宿學校，熬了 2 年就通過國家級木工師父考核。此時公東高工正好急缺木工老師，發電報召他回國，黃清泰正式走上工藝教學之路。

## 3 年計劃 公東財務起死回生

回國後，黃清泰發現教會財務壓力大，考慮把學校捐給政府經營。他卻說：「我們有兵有馬，請給我 3 年，希望學校財務能獨立。」

效法德國師徒制精神，公東高工採雙軌制，學生每周有 4 天在工廠邊做邊學、1 天到學校上課，一個師父教 5~7 人，小野說：「當年公東高中學生參加世界性木工大賽，得到非常多獎項，可見教學紮實。」名氣響亮，連德國政府都邀約黃清泰去參訪交流。

黃清泰參訪德國期間，東西德尚未合併，西柏林正在蛻變，他在當地看到社區參與社會及經濟發展的力量，深思如何組織原住民的力量、改善台東整體經濟。

民國 64 年，他想成立花東社區發展中心，「糟糕，正逢戒嚴。」黃清泰改在蘭嶼、豐濱、

初鹿成立消費合作社，協助當地農產銷往他處，「豐濱合作社，買了一個手搖收銀機，請商校畢業學生經營，教他們補貨、進貨、貼標籤。」在那個還沒有超商及量販店的年代，觀念超新穎。

### 長年積勞 帕金森氏症發作

隨著台灣經濟蓬勃，白冷會轉往更落後的國家服務，公東高工改由別的教會經營，辦學方向略有改變。黃清泰離開公東，帶著經營學校及合作社的經驗，在台灣西部幾家企業任職，成效很好，卻長期睡眠不足，健康亮紅燈，帕金森氏症發作，才再度回到台東。

回到台東後，當時營運吃緊的基督教醫院，請他當董事長，他講起這段，再度自嘲：「我這做木工的人，當醫院董事長？」可是，醫院新大樓蓋起來了，老人安養中心落成了，逐漸年邁又帶病的他，絲毫沒有向生命妥協。

10年前，台東縣政府成立台東社區大學，課程類似救國團，黃清泰卻對「社區大學」自有一番藍圖，認為課程應結合在地文史、產業、生態、宗教，並以協助改善社區發展為目標。

### 6年搬5次家 籌辦南島社大

小野直說黃清泰有「宗教家」的性格，從農業到工業，從化工到木工，從留學到經營技職學校，「黃校長都是身體力行，陪著原住民走過很多困難。」

黃清泰和幾位教授籌設南島社大，與教育局（現在為教育部）、社會局等交涉過程中，接觸許多醫療、老人養護等議題，加上南島社大的理監事向來勇於批判焚化爐、核廢料、美麗灣等議題，「總是會得罪政府，我當理事長6年，搬了5次家，但我們還是堅持走下去。」

小野說：「最初應該很多人不看好你們，一轉眼已經10年。」10年來，南島社大的課程緊扣在地產業，例如「檳榔文化學」，告訴原住民該如何種檳榔、種多少不要超量、水土保持怎麼做、檳榔成分是什麼；還有許多工藝課程，善用榕樹下、廟口等場合，打游擊似地上課，黃清泰總告訴來上課的原住民：「只要學得一技之長，不但有工作有收入，這些技能也將成為部落的資產。」

### 宗教家性格 為台東領航

小野讚嘆：「黃校長總是以自己的人生，辦校的、經濟的、工藝的經驗，透過組織，回饋給社會。」

黃清泰持續透過南島社大，為台東原住民領航，期盼社大學生學成後，能夠自助、互助，至今他依然這麼說：「我有兵，我有馬，原住民要的不多，只想要固定的工作、有勞健保、有退休金提撥。我要幫助他們。」

76歲，許多人早已不管事、只想頤養天年的年紀，黃清泰的心中，還有千軍萬馬。

本文出處：〈奇摩專欄·社會觀察〉小野專欄，2012年4月2日。

## 不靠財團、不委屈自己的部落發展 都蘭 Amis 總動員

環境電子報 2013 年 5 月 1 日台東訊，賴品瑀報導

東海岸是否存在著以不改變、不委屈族人的姿態，更不需要大飯店等開發案的發展，讓拜訪部落的旅人得以「分享」部落生活的美好之處，也創造商機，讓青年能留在部落過著自在的生活？

當美麗灣渡假村在 5 月 1 日以「海水浴場免費開幕」宣示經營權，東海岸面臨全面開發危機的同時，距離杉原不遠的都蘭，阿美族歌手 Suming Rupi（舒米恩）正在他的部落作些嘗試。

「這些石堆，就是都蘭這個名字的由來，Adulan 就是石頭堆積的意思，用這些石堆圍著房子，上面還會種朱槿當作圍牆。」「因為以前有巫師說這塊地受到詛咒，所以一直是荒地，曾經有漢人買下來，但是後來他還是不敢蓋房子。」「我們的會所為什麼會跟廟在一起？因為以前老人家都認為這是公用的，也就沒有人去登記，結果就被漢人登記走了。但是還是有默契，年祭的時候他們會讓給我們。」「這面牆本來會貼大同戲院的電影海報，可是戲院倒了，布告欄也被拆掉了。」

「nga'ay ho（你好）！阿媽！」部落青年古將·米茲固（Kuciang Miceku）、硯誠（Ai Yayse）一路與族人打招呼，帶領著一行十來位遊客，漫步在他們從小生長的部落巷弄之間，介紹著部落生活。這些故事，旅遊書上不會有，外地來的導遊也無從知道，只有部落的人能分享、願意分享。

部落生活的家常菜探訪社區的行程結束後，遊客圍著圓桌埋頭苦幹，當起了「部落裡的低頭族」，由青年教學阿美族傳統工藝「十字繡」，小老師們的示範作品鋪散在桌面，這就是他們平日常在做的事，邊作刺繡，一邊天南地北的聊著。

晚間的重頭戲，除了由部落青年親手作菜，呈現部落人平日常吃的食物，更在「農會的肥料倉庫」門前，如此生活化的場景舉行部落音樂會，除了 Suming 自己發表了詠讚部落生活的新歌〈美好的日子〉，更多的節目是部落的孩子輪番表演他們自己的創作。

### 「阿米斯音樂節」承載夢想 部落的發展由部落決定

為了今年 12 月「阿米斯音樂節」的夢想，都蘭部落目前正在展開一連串的實驗，包括由部落青年帶社區導覽，講解部落內大小事，由部落婦女煮風味餐、部落青少年展演自己的創作等，完全不需假手於外人。

目前已進行到讓包括死忠歌迷、日本人、國中生不同身份的遊客來試辦，更試著讓部落青年、青少年的父母、婦女、老人，等部落內各種身份的人都能有參與的機會。這樣的實驗在部落引起討論，當婦女們瞭解到這些計畫將是全部落的人都可以參與的時候，大嘆「真有心」。

舒米恩 Suming 提及日本「鹿兒島音樂祭」，讓他十分難忘與羨慕。不同於目前國內大型音樂祭大多與所在地的文化、經濟脫勾的狀況，會場在廢棄小學校園的鹿兒島音樂祭，由當地民眾擔任演出者，如國小合唱團、社區媽媽，甚至由一群自閉症兒童的樂團擔任壓軸演出。而這些表演者，下台後馬上搖身一變，成為攤位的老闆，將所有的收益，都留在當地居民手中。

「阿美族的天性就是能歌擅舞，這就是我們能做到的！」因此他 2012 年回到部落定居後，便一直在策劃著屬於都蘭部落的「阿米斯音樂節」。

「你知道嗎？都蘭現在有 40 間民宿了。」不管是年祭、農曆春節，都蘭總是滿滿的觀光客，相當受歡迎，但 Suming 觀察，大部分的人潮與旅客還是集中在台 11 線周邊的大街，除了背包客，鮮少有人真的走進部落，瞭解部落生活。而且，就算是族人自己經營的餐廳，也仍然推出漢人習慣的口味，尚沒有勇氣推出自己在部落平日會吃的菜色。

舒米恩也參與大小抗爭「你們就只會抗議，只會說不要！那你們到底能作什麼？」都蘭部落為了捍衛傳統領域，對抗都蘭鼻上的 BOT 案十餘年，在近年青年挺身而出後，終見到東管處的態度有所軟化，但是能如何共管，目前卻仍未明確。Suming 期待，「阿米斯音樂節」能是一個很好的開始，讓部落成員開始一起合作經營有品質、不受剝削的發展，同時對外也是部落實力的展現，「不用 BOT 給財團，我們部落自己就可以作得很好。」

「我不希望族人要當『服務生』，這不是服務，這是分享。我們要挑選真的喜歡、想要瞭解原住民文化的人，歡迎你們來體驗我們的生活。」在 Suming 的想像中，阿米斯音樂節的目標是一千人參與，且是都真心對原住民文化有情感與興趣的，「不需要花錢請有名的歌手樂團，我要的也不是 Rocker。」

## Suming 哥哥教吉他 部落青少年不當阿宅瘋創作

克立廷蘇飛晚會結束後，大大小小的都蘭孩子安靜而有默契的分工，很迅速便將場地恢復原狀。「你看他們多麼團結、懂事！」兩位女兒都參與晚會的哈樂子驕傲感嘆，她的大女兒克立廷蘇飛發表了自創曲〈外婆說的話〉，將眼見東海岸開發案大舉入侵的擔憂表達出來，大唱心聲「不想失去我們的家」。

回顧六年前，Suming 在部落也不見得看好的狀況下，決定負起每年夏天年祭前訓練部落

「巴卡路耐」(青少年階層)的重擔，為此他也展開每年「海邊的孩子」巡迴演唱會，藉此籌措經費。

從 2010 年開始，Suming 一連出了兩張族語專輯，當中有個人的創作，亦有與部落成員合作的古調新唱，在大放光芒、獲得到大小獎項後，Suming 卻在 2012 年便宣佈要將生活重心移回部落，從此他的家門永遠為部落青少年開敞，孩子們下課後也不再作宅男、流連網咖，而是改為「去找 Suming 哥哥學吉他、學刺繡」。

部落的孩子們，原本就幾乎都參與了部落婦女 Hana 所創辦的薪傳 (Kasuy) 舞團，十多年來以大孩子帶著小孩子的方式，除了傳承舞蹈，更在陪伴中凝聚了感情與認同。當 Suming 回到部落定居後，青少年們更多了一個地方可去，目前有十多位青少年跟著 Suming 學習吉他，更嘗試將心聲以歌曲抒發。

目前讀國中的許宇祥很喜歡音樂，原本便在家自學吉他，這一年內，在 Suming 的陪伴之下，與朋友四五人，已經創作出了四首歌曲。「我們一直彈吉他，靈感忽然出現，我們就把他寫下來。」許宇祥眼神發亮的講述著。

目前高三的吳元楷則時常跟著 Suming 上台表演，身為短跑選手的他，健美的模樣很快獲得演藝圈注意，在參與了當地拍攝的微電影〈最靠近太陽的地方〉，並包辦主題曲與配樂後，也有了一群粉絲。吳元楷表示，這些經驗非常難得，曾經，他以爲自己只能是一個運動員。

吳元楷與朋友，是最早創作出歌曲的，回想起當他們讓 Suming 聽第一首創作〈巴卡路耐〉時，心情仍有些興奮與感動，至於有沒有人感動落淚？Suming 則笑說「如果他們什麼都沒寫出來，我才要哭吧！」言談中透露著滿意與更多的期待。

## 學員名單

### ◆第一小隊 隊輔：沈夙崢、李鴻俊

序號	姓名	就讀校系／服務單位	台東大學宿舍	都蘭部落民宿
1	陳尊鈺	都蘭國中教師	104	3
2	張育薰	桃園縣清華高中教師	104	3
3	林玫君	正心中學高中	105	3
4	邱文心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生	105	3
5	黃春燕	台灣旅遊	109	3
6	鄭惠文	淡江西語三年級學生	110	6
7	姚量議	風頭水尾海口雞老闆	101	1
8	陳君明	客家電視記者	208	1
9	宋權修	桃園縣武陵高中學生	111	2

### ◆第二小隊 隊輔：林瑜馨、紀偉恩

序號	姓名	就讀校系／服務單位	台東大學宿舍	都蘭部落民宿
1	黃玉珍	成衣業者	109	3
2	王莉霽	嘉義大學教師	112	3
3	李若菡	金門高中教師	112	3
4	林庭萱	彰化藝術高中學生	113	6
5	陳揚璿	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學生	114	3
6	林劭璿	東華大學原住民學院民族文化學系 自由業	114	4
7	劉家伶	東海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	115	4
8	許宇凱	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學生	102	1
9	吳皓軒	中山大學社會系碩一生	111	2

◆第三小隊 隊輔：王思雯、陳佳筠

序號	姓名	就讀校系／服務單位	台東大學宿舍	都蘭部落民宿
1	陳 寧	天下雜誌記者	101	1
2	葉玉珊	新北市新埔國小教師	103	1
3	卓芳儀	斗六正心高中學生	113	6
4	林沐馨	逢甲大學國貿系四年級學生	110	6
5	曲華曼	台灣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115	6
6	范淳羽	國小教師	116	6
7	陳怡璇	New Goose Berry Enterprise	116	6
8	盧伯承	銘傳大學建築系學生	117	2
9	林彥宇	輔仁大學心理所社文諮商組碩一生	117	2

◆第四小隊 隊輔：高麗雪、蔡旻螢

序號	姓名	就讀校系／服務單位	台東大學宿舍	都蘭部落民宿
1	李惠如	輔仁大學護理系一年級學生	118	6
2	賴佩琪	台北大學法律系司法組學生	119	4
3	謝侑璇	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學生	119	4
4	曾千芳	台北醫院	120	4
5	魏依茹	陳定南教育基金會	120	4
6	廖嘉臻	台北大學中文研究所學生	121	4
7	邱思慎	國立楊梅高中教師	201	1
8	黃志誠	商	201	1
9	周家鴻	政治大學政治系三年級學生	208	2

◆第五小隊 隊輔：許家綾、邱亦瓏

序號	姓名	就讀校系／服務單位	台東大學宿舍	都蘭部落民宿
1	李庭儀	開南大學法律系二年級學生	118	6
2	吳明珊	輔仁大學／學生	121	4
3	陳芃旬		202	4
4	余冠璉	自由業	202	5
5	林俐瑜	臺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系 二年級學生	203	5
6	蘇子禎	正心中學高三生	203	5
7	陳昭熙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學生	204	2
8	楊秉銓	文化部	204	2
9	張志宏	玄奘大學教師	103	1

◆第六小隊 隊輔：林虹汝、戴嘉宏

序號	姓名	就讀校系／服務單位	台東大學宿舍	都蘭部落民宿
1	莊詠婷	荒野保護協會台東分會	不住宿	5
2	彭歲玲	台東馬蘭國小	不住宿	5
3	姜竹芸	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102	1
4	彭如君	新生國小	205	5
5	蘇鈺茹	高雄市教育局學生諮商中心 藝術治療師	205	5
6	蔡宜庭	台灣大學藥學三學生	206	5
7	張芷綺	東吳大學政治系二年級	206	5
8	洪健鈞	暨南大學中文系一年級	207	2
9	江明恩	台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所碩一生	207	2



## 工作人員名單

- 董 事 長：陳萬益
- 執 行 長：周馥儀
- 執行秘書：張綵芳
- 營隊總召：鄧君婷（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生）
- 營隊副召：李鴻駿（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學生、賴和基金會實習生）
- 課 程 組：沈夙崢（文化工作者）  
白佳琳（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班畢業）  
林瑜馨（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班畢業）  
高麗雪（陽明國中教師）  
林虹汝（文化工作者）
- 器 材 組：許家綾（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生）  
戴嘉宏（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碩士生）  
邱羿權（清華大學物理系物理組學生）  
蔡旻螢（台灣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生）
- 庶 務 組：林靖浩（南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學生）  
吳家宇（營造業副工程師）  
柯乾庸（中正大學政治系學生）
- 文 書 組：張偉玫（幼教老師）  
王思雯（社區發展協會專案管理人）  
陳佳筠（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學生、賴和基金會實習生）
- 機 動 組：紀偉恩（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學生、賴和基金會實習生）  
鄧君婷、李鴻駿
- 海報照片、視覺設計：李立偉／照片來源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rungetextures/>
- 手冊編輯：李鴻駿